



法苑珠林

五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撰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

述意部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庶悟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棄其迹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

修行道地經云管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之勅告臣吏感滿鉢油而使擊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爾時群臣受王重教感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擊之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填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眾庶縱有玉女國地無雙歌儻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擊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安起片心專精擊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舞竒巧如 一切人貪樂
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
來往其人邊 擊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救言避火莫墮坑塹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擊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爾時擊油至彼園觀一滴不墮諸臣啓王具陳斯事王聞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其王歡喜立為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姪怒癡來擾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擊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惠意如海
專心擊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興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眾中有一盲龍名曰頗羅機梨奢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

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諸蟲之所啖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奢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為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食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加毀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為諸蟲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生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棄已復生如足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教立大誓願已餓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

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啣噉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啣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益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後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脰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膿臭難看種種噉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為蚊蚤諸惡毒蠅之所啖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

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爲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剝那不停爲我往管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卽以少水瀉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驅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人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爲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饑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緣故死便卽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啖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

於饑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血肉以爲飲食可得饑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卽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寶身卽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卽爲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支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爲難
寧吞大赤靱鐵丸	而使口中充燄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焰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卧僧牀席

寧以大熟尖鐵錐 拳手握持便焦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自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齧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執鐵鐮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臥

不應瞋忿心妬嫉 而著眾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樂口猶如火

不應懷食毒惡心 服食眾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眾等悉受三歸

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

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眾等亦於三寶起歸敬

心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

信心檀越所施而是眾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

眾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久受

勤苦復有眾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

富饒解脫安樂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

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

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

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

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

愚瞋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勅沙門弟子念法

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法行人倚眾僧故受他

信施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眾僧所食之物不

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眾而食又

亦不得以眾僧物貯積與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

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為

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眾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

善法中令比丘眾真信三寶攝諸眾生乃至父母令

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

祿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

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姿伽

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

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

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姿伽羅大龍王子各青蓮華

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

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如我父王受樂寔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面當爲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裴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卽發菩提心并爲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娑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旣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彼富沙子裴多樹帝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卽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卽不聽任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萬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娑樹帝者豈異人乎卽汝身是也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

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慎禍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曾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隣國求覓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鑊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買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懼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硬不入斫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饑餓困苦坐由欲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

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慎境部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眾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鬪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膾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此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為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入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今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慎過部

如禪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着火中與火同色盛着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還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獮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獮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肉藏食內藏時獮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還滅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

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又禱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言其惡以加眾生眾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獲報或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尅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爲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悲愚

卽言卽行

罪苦自追

車轆乎微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卽言卽行

福樂自追

心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眾生難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害籌量眾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卽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籌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爲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爲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卽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又舊禪譬喻經云笱有籠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鶴來住其邊籠從求哀乞相濟度鶴啄啣之飛過都邑籠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鶴便應之口開籠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是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爲四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姪泆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鶴守

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姪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為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老 少時如意

老見蹈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捨財 老羸氣竭 思欲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纏纒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已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忘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誠勗憂喜

感應緣略引十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縣吏吳詳

晉義興人姓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贖

周宣帝文嬪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

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

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

吏更還式首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

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

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

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隣人幸父怒使往吊之

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

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為得鞭杖今已

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

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

時見來取便死右此一驗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

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

家女自伴夜共彈箏奏歌戲曰

連綿葛上藤一綆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凶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溪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為詳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瀑溢溪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艸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然火作食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塚塚口有馬跡及餘艸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右此三驗云續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州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右此一驗云續搜神記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着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着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着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黥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妪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承廨火頻四發狼狽沃並得時死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為吃噓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

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管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為此解本是沈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却太過乃至罵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興惡鬼當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承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崗取一鬮體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鑪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酸之無復災異也

述異

法苑珠林

宋襄城李贖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為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已後便為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為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贖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

一身獲免贖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法苑珠林

周宣帝宇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恒使官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痕乃問成慎所任慎于時已出為郡遂勅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為成慎何罪勃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憊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便勅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

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卽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屜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卧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愼死僅二十許日

右此一驗
出冥神記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相寺少而務學徧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感否人

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

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

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

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

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

右此一驗出
梁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穎之玄孫至

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叅選日午還家舍

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卽是高家欲

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旣出城已漸

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

汝走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旣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卽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卻一鬼捉刀卽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旣至大街要路踟躕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驥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逗逼次西街首卽是高宅便喚家人譽向舍至明始穌使語家內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驥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果子寔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鬪相撻力屈不如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焦捲變爲紅色吞盡乃穌穌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舌

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日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卻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蘇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檀忍不虧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夫謬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髣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窺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竟濟四生一念一彈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

杜多行舊云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羸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羸或妙簡去妙者而食羸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卧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矩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為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相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線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超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彌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連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

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淡白
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蛇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麤隨眾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管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
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
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
忽忘不置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
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並來共
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
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
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
往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
從水出以身七巾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
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
畏即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遊行恒水邊見其
如此即故問意見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
龍耶答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

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
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
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
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急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

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爾時彼

王為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捐有以補無

何為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為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傷心大歡喜即以牛王一頭及餘

千牛而施與之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攝啓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峭停騶響 交枝落慢陰

池臺聚凍雪 簷牖參歸禽 石來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送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誠在一音 未泛慈舟寶

徒勞擘海淡

感應緣略引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

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卧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追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汝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琳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都不答迺為說偈云

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根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管在比間聞開弟子叙開管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迺

遙心敬挹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
至適為之傳贊曰

肅哉善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輝曜
高步是臻餐茹芝英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
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
瓦器翁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耳迺為贊

曰

物傍招奇德不孤立遠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遺屐在林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出梁高僧傳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妻娶被僧

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為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

遇患坐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

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

舉將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攬着袈裟

者遂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為造阿彌陀佛并誦觀

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瘳愈出冥報

法苑珠林

卷第五十九

音釋

膾古外切膜未各切肉蓘弋步切塚知

輾即伏切鑑靈鑑切邳蒲藥切窳取亂切

嫗於語切嚇呼格切吃欺訖切狡狡古

餒古外切酸朱勞切贖十餘切贊於倫切癢蕭官

暈王問切刷所勞切穎庚頂切銚寸計切蠶尺光

動駒制鳴切駸七林切馬林切隼祖峻切

法苑珠林第五十九卷吳江丘明覺對真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懲過篇第四十六

述意部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誠根識昏沈冥恒警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傲不可長若縱傲高彌增惰慢徒施攻擊無柰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與斯三業彌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警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惡不為故成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佞戾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戾有聞論致序心曲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淳淵澄海蛙龜

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狂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策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眾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鞭觸如狂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為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少時意盛壯 為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 形骸蕭索 人物一統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遠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

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以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覩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又出曜經云曾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開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筭餘命日促各欲逃去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

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捷稚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阿難又手便說此偈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滌着

何等名受歲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藏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卽升講堂手執捷稚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捷稚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雲集此

爾時阿難擊捷稚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勅使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當坐艸座時諸比丘各坐艸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

比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眾人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盲者爲作眼目爲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爲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窳小下坐得須陀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恐責此衆又佛本行經云爾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遙見輪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卽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

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衆生信並皆入道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爲白衣說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爲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卧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爲來故不應行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卧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腳踏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

足未淨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暗啗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卧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起不定當自責本起又卧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卧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得向壁卧亦不得伏卧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欽兩足累兩膝又卧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聲二着履先當叩蔽三正住着法衣四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戶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人所棄之衣若在家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滿口食亦不

太少若所搏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受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飯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怖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艸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革屣襪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誦不說心不怖望王者之饕心不甘着不親近於喜鬪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又禪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妹女咸皆慙恥怪哉大惡耶輸陀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都被涂汗悉達菩薩久已出家今率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足耶輸姨母之女椎胸拍膺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

爲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于時
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
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
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今產
一子舉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
大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
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下一切運集九萬
九千諸釋悉會卽喚耶輸耶輸着白淨衣抱兒在懷
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爾凡鄙
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爲何處而得此子
耶輸陀羅都無慚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
悉達而得此子我子悉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
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諂曲非正直法以此
誦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
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
諸人皆言此事最良卽掘火坑以佉陀羅木積於坑
中以火焚之卽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
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園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
自責旣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
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

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
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卽時向佛一心敬
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
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我胎者火當消滅終
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卽入火中而此火坑變
爲水池自見已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
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卽焦死以今此兒實菩薩
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
畏而此火坑變爲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
等將耶輸陀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爲索乳母供事
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
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
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
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
身允相無異耶輸陀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
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卽
以手摩羅睺羅頂卽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憎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重爲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學真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是知高幕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釋門光麗景 俗務苦重荼

冀除五昏蓋 方悟六塵輕 自非乘寶轆

何以息饑寧

感應緣略引三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

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

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

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

暮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

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

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

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

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迄坐驢羈於戶外高座主

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

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

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逕還

而止時王弘范秦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

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

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淡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

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勉其身矣苞嘗於路

行見六劫被戮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

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醪劫解枷得免焉

宋元嘉中卒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爲性疎誕不修細

行好逐流宕歡醜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

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

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浹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

邊烏點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

自咎責柰此殃譴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

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

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

復相續忍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頗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息鄉川所歸卒於本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部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襍衣來嚙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匱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襍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竿扇稱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日觀神語獻曰伴眾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眾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眾一疋贈綱師獻對眾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彌勤經業卒於所任

右此二駢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

述意部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疊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合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讚以美譽提婆龐行以獲惡故眾毀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

如蜜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與麤心佛言菩薩仁和有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眾祐受異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着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為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為十一寧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眾生

三見於剛強難化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饑饉人以好美饌而充施之五觀諸恐懼勸慰安之六若有衆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戀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硤十若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是爲十事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爲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念卽得五欲自娛若有衆生見人破亾爲他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輒淡心離一切垢涅槃解脫猶如在手輒心之人心如白鶴修行善業衆人所信塵鑽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衆人所憎不愛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輒 猶如成鍊金 斯人內外善
速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輒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鵬阿那合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

等爲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點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號宇薩和達音言一施王爾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爲居家甚貧狹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家空乏何以自活兒卽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卽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兒卽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

一兩金其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甫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爾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爲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行道中便爲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腳婆羅門子語債主言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巧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害此非我宜便勅諸臣不須爲備亦勿恐怖但且嚴出迎逆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勅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勅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卽脫印綬默而而去彼王大國卽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遙見婆羅門子王意卽想

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何從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巧錢寶還贖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債從所枉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卽便避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王相慕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實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婆羅門子

言若不爾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知王還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言王審欲爾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言一切施王爲他國婆羅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躡地崩絕劇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卽入白彼王前所募去王一切施者爲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卽言便捉現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躡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卽便躡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卽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卽復躡地啼淚而言告勅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着其印綬還立爲王卽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卽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遙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爲臣禮 不敢復僞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爲善師調達卻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字提和羅耶晉言天人王

和國部

如禱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卽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爲作好屋具被蹋躑敷着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

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艸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

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爲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

此象故王卽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卽放棄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卽時莊嚴欲伐

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卽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醜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

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卽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卽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卽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卽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醜王者今

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爾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爾

和事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煮不可餅持着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買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爲當取彼豆卽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卽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沙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感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腳毛衣好 負重着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着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聞復瞋卽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首

然後自當知

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蚊蚤毒蟲螫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爾時驢復以偈答言

從先祖已來 行此慵快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答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為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輒愛語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麤穢

人畜遠慮 外違常榮 內順恒御

萬代揚名 千齡久住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音釋

懲直陵切戒傲點到切瞥匹美切匍匐匍蒲胡切

匍匐匍蒲胡切瀛餘輕切鞮剛前切厝舍故切輟朱劣切

行也落合切鑛古猛切券區願切侮固古切感子

切蹠也鑛鑛林也券契也侮慢也感六

嘉興東禪寺義舍施賞刻此 吳江此丘明覺對 真州

法苑珠林第六十卷 上元盛文高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懽撰

誠勗篇第四十八

述意部

夫以立像表真恒俗募訓寄指筌月出道常規但以
 妄想倒情汭流固習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
 經云為善清升譬同爪土為惡沉滯喻等地塵良由
 六賊俱至十使交縛或此行則盡瓶或擬危城坏器
 故將崩朽宅三火恒然逃隱空聚五刀常逐井河引
 喻逼形器於剎那屠肆牛羊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
 入脂角至窮何趣况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安
 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垂訓法喻所歸止在誠約身
 心無沿逸慾鑿舉力勵專征省過但見臨死眼兌失
 落眷屬叢聚封顏難救嗚呼涕泗慨彼沉淪既矚斯
 苦何不自誠過由我生改不藉他猶有微善宅報狂
 人又逢遺法親見三寶脫生惡道對目莫知由此悲
 痛無由息情矣

誠馬部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
 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為輕淺

猶如群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
 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
 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
 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為三一者柔輓二者羸澀三
 者柔輓羸澀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
 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
 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
 夫為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
 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三一者一向柔輓二者一
 向羸澀三者柔輓羸澀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輓
 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
 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
 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輓第二一向羸澀者如汝所說
 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
 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
 趣是名如來羸澀教也第三彼柔輓羸澀俱者謂如
 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
 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
 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
 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

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
如來柔輒麤澀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
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
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
於世尊法爲不清淨世尊法中示不殺生而今言殺
其義云何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示不殺生然如來
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誠豈
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誠
眞爲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
佛所說歡喜而去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
法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爲三二者剛鈎鈎口著其鞵
鞵二者減食常令饑瘦三者挫杖加其楚痛由鐵鈎
鈎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穢由加挫
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二用調一切亦以
自調得至無爲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
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意癡蓋持是三事
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誠學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
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衆善奉行
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
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則不顛倒
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成就以成
道果豈非諸法乎

誠盜部

如禰阿舍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
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鉢曇摩華時
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
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
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

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爲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眞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爾時比丘爲彼天
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陟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姦姢人 汝何故不遜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姦姢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且堪與汝語 袈裟汗不現 黑衣黑不汗
姦姢凶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腳汗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爲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爲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誠罪部

如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
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
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
此人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處
罰閻羅王常先安德以忠正語爲現五使者而問言
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爲嬰兒強臥屎尿不能自護口

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
不如是然人神從行終卽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爲善
自端三業柰何放心快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
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
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
第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子爲人時天使到汝
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
羸瘦僂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
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耆常當爲善端身口
心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
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
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三
閻王復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
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人答言有
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聞身強健
當勉爲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恣人答愚暗
故爾王曰汝自以爲愚作惡非爾父母君天沙門道
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
第三天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
諸死凶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

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為善事勅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削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曰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為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勅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誠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禱誠部

大法句經偈云 總十

一誠信

士有信行	為聖所譽	樂無為者
一切縛解	比方世利	惠信為明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欲見諸真

二誠死

樂聽講法	能捨慳妬	此之謂信
無信不習	好剝正言	如掘取水
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要令不擾	信不染他
莫如斯載	如大象調	自調最勝
信財戒財	慚愧亦財	聞財施財
惠為七財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以不食	賢者識真	
所以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生者日夜
命自刀削	壽之消盡	如榮穿水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眾生相刻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禍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為老所逼	病條至際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晝夜慢惰

老不止姪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蔽

為自侵欺

三誠殺

為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

見怒能忍

是為梵行

至誠安徐

口無麤言

不瞋彼所

是為梵行

坐拱無為

不害眾生

無所燒惱

是為梵行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普及賢美

哀加眾生

常行慈心

所適者安

晝夜念慈

心無剋伐

不害眾生

是行無仇

卧安寤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枉所得利

死升梵天

受樂自然

仁無亂志

慈氣可行

慙傷眾生

此福無量

四誠意

惡言罵詈

僞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茲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爭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追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為嫉妬

敏達善言

慍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慍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五誠邪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是為邪見

不得真利

知真為真

見偽知偽

是為正見

必得真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爲穿
壁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涖人	如近臭物
漸悉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涖人
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當思念道	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尅已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恒明
生不爲惱	死而不感	禍福路分
升沉殊趣		

六誠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愚昧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行
爲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愚惹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寢
憂感長興	昏昏暗室	如蠶處蠶

七誠惡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誓	罪猶未泯	愚將爲觀
至其熟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厭	如隼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被瞋	雖加杖撻
猶不自止		

淡觀善惡	心知畏忌	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	故世有福	今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歇	信知陰德	久而必彰
喜法卧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惠常樂行	賢人智者	齋戒奉道
如星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滾泉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欣然	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澄具
抑制情欲	志樂無爲	攬受正教

莫法常存

八誠縛

去離憂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逍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枯涸

如鴈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承

不求餘長

省事無為

無所羈絆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憍棄慢

為天所敬

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

真人無垢

生死世絕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惡無著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絕

是謂上智

狂聚若野

處塗不塗

應真所歎

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

衆人不逮

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

九誠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減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逾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十誠行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動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十一誠口 律阿舍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愚 高慕欣朋儔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誠真 晝臺勵心录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八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略引 晉沙門釋支道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範

晉剡沃洲山有支道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

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觀道才

藻驚絕罕儔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

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

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

之曰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

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

人生一世涓若露坐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

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

綏心神道抗志無為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洞五陰

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

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渭濱沙門名法師自誠云夫以迴天倒日之力

一旦艸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

浮生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

讀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
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
自獸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
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
所以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
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善欲枯木其形
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
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
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
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
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
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
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
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
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淳樸馳
溺淫麗識馬易奔心後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斃邪
逕終迷脩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曰惜情誇拙羨巧其
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恒內

懷僑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今譽亦
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
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沉獸生患老隨
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
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
貴何榮澄天愧淨瞰日慚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
胎賢哲斯道利貞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翊故城人識悟
玄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遠乃作遺誡九章
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
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繁仁負義奉持淨戒死
而後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
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
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
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
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
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
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
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俟怕虛白可奇

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
着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
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
不可淡思無常之限非旦卽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
師徒義淡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其一 卿已
出家永遠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
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
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
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
誨勵宜當專精其二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
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爲珍
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
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
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
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 卿已出家永辭
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
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
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洙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
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

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其四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
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
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
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
今故誨約宜自改新其五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穢
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
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
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淡如是出家與世
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其六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
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
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
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誨勵宜崇典謨其七 卿已
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羸坐起
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
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
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
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誨汝宜各自敦其八 卿已出家
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土坐禪中士誦經
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

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卿已出家永遠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添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悲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鄉人也戒德清高守禁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眾議共停說戒乃為法集有僧升座將欲豎義叙云豎論法相淡會聖言布薩常聞擊難為勝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壅聳驚人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搗之曳之下座委頓坐死次問上座問答同前搗還將死陵害二三上座已神還掉臂而出當時道俗共覩非一範師既見斯異乃自勤力兼築大眾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有病重不堪勝舉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戒闔境僧尼承斯徵誠至布薩日亦不虧法法苑珠林卷六十一

述意部

竊聞孝誠忠敬高柴董黯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

之逆是以木非親母供則響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允逾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反生輕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者寔建國之前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猶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亾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溪河海孝若涓塵永慕長號痛貫心首俗稱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復難報況復如來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恩重豈同凡俗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刀割歷劫瞻敬長薦珍羞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大慈悲愍念眾生如一子眾生不知佛能救毀謗如來及法僧

引證部

如末羅王經云人問世尊何等為父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

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着左肩上以母著右肩至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卧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溺猶不能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肩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又地獄經云爲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墮餓鬼中後生爲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鉢地獄後生毒蛇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爲人蹇吃又薩婆多論云寧破塔壞像不說他羅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塊艸木以爲記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尚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獄名爲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焦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鐵嘴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各千劫取彼和尚阿闍黎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又六度集經云

管者菩薩身爲鶴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肉身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卽從心佛告諸比丘鶴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陁洹飯須陁洹百萬人不如飯一斯陁舍飯斯陁舍千萬人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舍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佛舉願求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漢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竄神也又禱寶藏經云管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

有蟲鳥捕穀穗處瞋恚懊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
鸚鵡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
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
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
生疑難畜生尚爾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
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替孝養今得成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校譌

第十四紙十行存南 第十六紙五行觀南

音釋

榮穿榮戶局切絕小水 蠶無匪切不 殉松閭切以
簪弁簪經深切冠管也 斃斃意切 搨託甲切 黷於
切魚敏切 鉞大斧也

丹陽居士賀學易施貴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一卷 吳江此丘明覽對 眞
州王國英書 吳縣仇朝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忠孝篇第四十九之餘

太子部

如報恩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
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波羅奈
國王名羅闍其王統領六十小國王有太子作小國
王有一大臣名羅睺羅心生惡逆殺害大王并二太
子王窳小子作邊國王仁性調善天神敬愛生一太
子名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王甚愛念時神語
王羅睺大臣謀奪國位收殺父王并殺二兄軍馬不
久當來殺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心驚毛豎仰而問
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所宣實不即報王
言我是大王守宮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枉人
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爾當至王聞是
已即入宮中便自思惟欲投他國時向隣國有其二
道一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日至王即尋
辦七日糧食抱兒而去夫人隨後時去忿忿心意荒
迷或誤著十四日道其路險難復無水艸初發唯將
一人食糧而於今者三人共食數日糧盡前路猶遠

王與夫人舉聲大哭怪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有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受之寃厄並至舉身投地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惡行今受此禍思已大哭悶絕躡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併命此死宜殺夫人取肉活身并續子命念已拔刀欲殺夫人其子見王欲殺其母前捉王手問其因緣王卽涕泣悲淚滿目微聲語子欲殺汝母取其血肉以續餘命若不殺者亦當自死我身亦爾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爲活子命欲殺汝母子白父言王若殺母我亦不食何處有子噉於母肉旣不噉肉子當俱死王今宜可殺子取肉濟父母命王聞子言卽便悶絕宛轉躡地而語子言子如吾目何處有人自挑目食吾寧喪命終不殺子噉其肉也子又語父言若斷子命肉則臭爛未得幾日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一分自食以續身命父隨子言割肉三斤支命進路二日未到身肉轉盡骨節相連餘命未斷卽便倒地父母見已尋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言我等無狀橫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達所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屍一處子諫父言已噉子肉進路至此計前里程餘一日在子身今者捨命在

此仰願父母莫如凡人併命一處可於子身諸支節間悉割餘肉用濟父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肉分作三分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別去子起立住看父母去父母爾時舉聲大哭隨路而去父母去遠不見太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躡地身體血出蚊蚋啖食楚毒苦痛不可復言餘命未斷發聲立誓願宿世殃惡從是除盡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身肉供養父母願我父母常得餘福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縣官盜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血肉施此諸蟲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道施以法食除汝饑渴生死重病發是願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帝釋見已卽便化作師子虎狼恐怖太子欲來搏噉太子語言汝欲噉我隨意取食何爲見怖釋卽語言我非師子虎狼之屬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聞已歡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難捨能捨能以身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願作何等天人王梵王魔王耶太子答言我不願此欲求佛道度脫一切天帝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苦太子答言假使熱鐵在我頂上終不以苦還於佛道天帝釋言汝唯空言誰當信汝太子尋卽立

誓願言若我欺誑天帝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若不爾者令我平復血變爲乳太子誓已卽時身體平復如故血白爲乳身體形容端正倍常釋卽讚言若得佛道願先度我爾時父母到隣國已向彼國王具說上事吾子孝養身肉供養其事如是隣國聞已感其慈孝卽與兵衆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衆順道還過與子別處卽自念言吾子死矣當收身骨還歸本國舉聲悲哭隨路求覓遙見太子身體平復端正倍常卽前抱持悲喜交集語太子言兒今活耶爾時太子具以上事向父母說父母歡喜共載大象還歸本國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王卽立太子爲王佛告阿難爾時父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是時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睽子部

如睽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目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爲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

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睽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父母取語便卽入山睽以家中財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蒲爲屋施作牀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睽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晝夜慰勞睽著鹿皮衣捉瓶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曾睽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卽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爲毛終麋鹿爲皮害我今無事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爲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我爲王所射殺登爾之時山中暴風忽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爲竭衆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曰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爲毒蟲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樹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

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食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國珍寶之物宮殿伎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以手挽拔睽曾箭湊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睽語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首父母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懊惱非為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睽得活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睽聞王誓心喜悅豫唯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使我知之睽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自當見一艸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為我上謝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惱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王領此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所王去之後睽便奄絕鳥獸號呼遶睽屍上口舐曾

血言父母聞聲以益憎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安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言父母言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侵害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言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睽常與我取果菰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菰可食睽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乃為動王便自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百鳥一時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睽何許今為死活王說睽言父母感絕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依禱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

偈言

我為斯國王 遊獵於此山 但欲射禽獸

不覺中害人 我今捨王位 來事盲父母

與汝子無異 慎莫生憂苦

盲父母以偈答王言

我子慈孝順 天上人中無 王雖見憐愍

何得如我子 王當見憐愍 願將示子處

得在兒左右 并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推曾懊惱號咷而言我子慈

仁孝順無比天神山神樹神河池諸神皆向說言

釋梵天世王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順子

使見如此苦 深感我孝子 而速救濟命

又睽子經云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即牽盲父

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腳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

舌舐睽冒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

代子睽活我死死不恨也睽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

當拔出毒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刹利天王坐

即為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術

天宮皆動釋梵四天王即從第四天王如人屈伸臂

頃下來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拔出

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

走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眾華

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

帝釋還禮父母及與睽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睽曰

王欲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

獵天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中人居

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

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

後當如睽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辭還

宮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

捨犯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持五戒十善死

得生天無入三惡道佛告阿難宿世睽者我身是也

盲父者今父王悅頭檀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

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

無上正真道者皆由孝德也

業因部

如襍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少供養獲福

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

羅索國為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

貧賣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

供於母遂復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趣獲

利轉多日一十六錢奉給於母眾人見其聰明福德

皆來勸之入海採寶聞已白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卽結伴尅日已定辭去母卽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何由得去兒已許他恐負言信便自掣出絕母頭髮殤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寶還至於中路徒伴狂前童女獨後失伴谿道到一山上見瑠璃城饑渴往趣有四玉女擎四如意珠作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樂復生厭心捨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擎八如意珠作樂來迎八萬歲中極大歡喜後厭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女擎十六如意珠如前來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復捨去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擎三十二如意珠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後厭捨去到一鐵城入見一人頭戴火輪捨著童女頭上而去時慈童女卽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可脫獄卒答言世間有人作罪福業如入海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無代者終不墮地復問我管作何罪福獄卒答言汝管兩錢供養母故得瑠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女四萬歲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諸快樂八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六萬歲受於快樂以十六

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之報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頗有受罪如我比不答言無量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鐵輪卽墮獄卒見已鐵又打頭尋卽命終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善惡獲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又成實論云如來於諸聖人及父母等起善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問經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 無有恩報想 如來無所取 不求報亦然

頌曰

入朝輔主 立志存忠 居家事親

敬誠孝終 況佛大恩 普濟無窮

酬恩報德 豈情虔躬

感應緣略引一十五號

舜子有事父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陳遺有集飯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達有供葬之感

蕭固有延葬之感

咸冲有哀慟之感

虛之有疾愈之感

伯瑜有泣衰之感

石奢有代死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雄和有投水之感

千石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舜有井穴乏舜

父在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卧夢見一鳳凰自名

為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為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

夢書言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也此年糴稻穀

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

與市者聲故二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市

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没分財二千萬為兩分弟已

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

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已掘地

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

郭巨

丁蘭河內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事之供

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

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移母大道使妻從服三

年拜伏一夜忽如風雨而母自還隣人所假借母顏

和即與不和則不與爾謂之孝子傳曰蘭妻謂母

先自母蘭人口若木可知遂用刀所木母面而蘭還

號進服行喪廷尉以木藏或宣帝嘉之拜大中大夫

董永者鄭福之孝子或通傳曰永是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

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道逢

一女呼與語云願為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為

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疋遣汝一句

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

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往右世四驗出劉向孝子傳

陳遺吳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鑊底焦飯遺在役恒帶

囊母煮食錄其焦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

隨及敗多有餓死者遺得活母晝夜泣憶遺目為失

明耳為無聞遺還入再拜號泣母目豁明右此一驗出宋附孝

傳子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

婦痛惜恐母知誰云行學歲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

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甘美旦出鯉魚一雙右此一驗

出史觀漢記吳達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嫂從有十三喪家貧

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書夜還作博夫妻執事無食

自暇暮年辦七墓十三棺逆取傭直以供葬事隣人

乃悉折以為賻一無所取躬耕償之晉義熙三年太

守張崇禮辟之

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舊居沛何倍

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喪六年雉鴿遊狎其麋

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子芝字英髦孝心醇至除

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喙宿其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

鳴車側右此一驗出鄭解之傳

吳中書郎咸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慙行勸婢為母

作食乃取蟻螬蟲蒸食之王氏甚以為美不知是何

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

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實是蟻螬冲抱

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右此一驗出祖台志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十喪父二十年

鹽酢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

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夜有允庭中橘樹隆冬生

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右此一驗出宋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踰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為令尹行道逢見有殺人

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縱父而還自繫獄使人言於王

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不忠請死贖父遂因

自刎右此一驗出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謀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長老傳云孝婦名用

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長老傳云孝婦名用

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極標又緣幡而下云爾

健為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已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貫三歲又為作繡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誌孝

右二出
被神記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所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父憂居喪過禮一食長齋柴形毀骨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

右一驗出
恒報松遺

不孝篇第五十一

逆意部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苦孝逆升沉善惡胡越故大慈愍闍王之凶勃譽羅雲之善徵將恐不孝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閻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眾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挫撲其軀膿瘡穢爛周徧形骸臭惡纏而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懇誠難親也

五逆部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提婆達多是佛堂弟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二年其後為供養故求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為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捷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為說但言汝當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如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為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鬱單越取自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果與王子阿闍世或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作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惑於奈園中大

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禱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送五百釜羹餅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徒衆鮮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僧五百弟子舍利弗目犍連說法教化僧還和合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金剛杵而遙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邪師富蘭那外道等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恨復以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於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提婆達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爲供養利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獄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心乃至爾時如來卽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遙見我來見已卽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又如智度論說鬱陀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夫夫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

夫人手觸卽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本處入樹林間更求五通乃至爲鳥急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鬪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卽生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量罪墮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阿羅漢持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爲欺我惡邪生故卽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地獄泥犁中陰相來命終卽生阿鼻地獄佛爲說偈云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經云調達嫉佛徒衆還告太子未生怨曰汝父國寶以貢佛僧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卽位爲王吾與師往征佛也子可爲王吾當爲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則勅勢臣奪其印綬付王獄禁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卽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國之常王謂太子

曰汝每有疾吾爲焦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
恩唯天爲上汝懷何心忍爲逆惡夫殺親者死入泰
山吾是爾尊以國惠汝吾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
汝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勅獄吏曰絕其餉食
以餓殺之瓶沙王向佛所枉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
之惡吾無絲髮之忿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
道哉舉國巨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桎梏處
在牢獄坐卧須入欲見大王寧可不乎太子曰可后
淨身澡浴以蜜塗身入見大王面貌瘦瘠不識本
形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王曰獄吏絕餉饑
渴日久身有八十戶戶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
消盡壽命且寤言之哽咽息絕腹連后曰具招斯報
妾以麩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誠無忽憂心王食
畢已向佛所枉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
誠如尊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鴛鴦子
目連大迦葉講尊道與王謂后曰如目連等衆惱已
除得六神通尚爲貪嫉梵志所挫豈況吾哉爲惡殃
迫人猶影響佛時難遇神化難聞稟其清化誠亦難
值吾今死矣遷神遠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汝慎守
之防來禍矣后聞王誠重更哀慟爾時太子詰獄吏

曰絕王食久不死何爲對曰皇后入獄身塗麩蜜貢
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饑勢起向佛
所枉稽首卽爲不饑夜時爲明太子聞之令塞窻牖
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卽削足底其痛
無量念佛不忘佛逢爲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
身可不慎矣瓶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
惡世尊重曰吾今爲佛大千日月天神鬼龍靡不稽
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凡庶具招宿殃王卽又
手向遙稽首今日命終永替神化啞啞咽斯須息
絕舉國臣民靡不躡踊呼天奈何瓶沙大王卽得道
跡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障滅矣

述曰闍王後悔殷誠重讎具如涅槃不可備錄據述
似實約權俱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闍世王
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
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唯當自責改往脩來莫用愁
憂王聞歡喜不能自勝又禱寶藏經云管迦默國鳩
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
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卽日出行遇逢於賊
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卽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
不可稱計也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

長者婆羅門婦產一男兒容貌弊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舐得濟軀命因爲立字名曰得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復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空汗卽便掃灑時到乞食卽便豐足心懷歡喜白衆僧言從今以往衆僧塔寺聽我掃灑僧卽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有少塵空卽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饑困一日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入城受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妻鬪諍竟不得食饑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爾時主人都無聞者饑困而還爾時阿難聞已淡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爲汝取食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爲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不憶空鉢

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爲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齧喇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捷連復爲取食中道爲金翅鳥王見爲搏喇合鉢將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爲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噤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輒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衆前餐沙飲水卽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淡生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施子恡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卽便捉母閉著空室鑊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饑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何如餐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爲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饑困如是然由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新婆沙論云管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犂牛乳犂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旣聞忽生瞋忿以手掬乳散

其母面墮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還生爾所白癩

婦逆部

如禱寶藏經云管有一婦稟性佞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教其夫主自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霹靂其兒母即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答已殺至於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地獄受苦無量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音釋

睽失冉切 鑿抽庚切 賄音信 髦莫交切 綫於計切

檄肺切 啞音六 齶音六 齶音六 齶音六

制切 萬曆辛卯久...

州王國英書... 萬曆辛卯久...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不孝篇第五十之餘

棄父部

如禱寶藏經云爾時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利益而常讚歎恭敬父母者長宿老不但今日我於過去久遠有國名棄老國彼國土中有老人者皆遠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國法應在驅遣大臣孝順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窟置父著中隨時孝養爾時天神捉持二婢著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別雄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即與群臣參議斯事各自陳謝稱不能別即募國界誰能別者厚加爵賞大臣歸家往問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輓物停她著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故律云住不同也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為寤誰於寤者名之為睜王與群臣復不能辯大臣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為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為睜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能知者大

臣問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淺淺幾許卽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卽以此智以答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群臣共議又不能解大臣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能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萬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萬倍多於大海卽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復化作餓人連骸柱骨而來問言世頗有人饑窮瘦苦劇於我不羣臣思量復不能答復以狀問父父答子言世間有人慳貪嫉妬不信三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餓鬼中百千萬歲不聞水穀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身至腳舉動之時支節火然如此之人劇汝饑苦百千萬倍卽以斯言用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扭械項復著鎖身中火出舉體焦爛而又問言世頗有人苦劇我不羣臣率爾無知答者大臣復問其父父卽答言世間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師長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刀山劍樹火車鑪炭灰河沸戾刀道火道如是衆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困苦百千

萬倍卽如其言以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瓊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羣臣默然無能答者臣復問父父時答言世間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上天正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此方之如瞎獼猴復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以一梅檀木方之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羣臣智力無能答者臣又問父父答言易知放著水中根者必沉尾者必舉卽以其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驕馬形色無異而復問言誰母誰子羣臣亦復無能答者復問其父父答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皆答之天神歡喜大遺王珍奇財寶而語王言汝今國土我當擁護令諸外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踴悅而問臣言爲是自知有人教汝賴汝大智國土獲安旣得珍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臣答王言非臣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萬死之罪猶尚不問况小罪過臣白王言國有制令不聽養老臣有老父不忍驅遣致犯王法藏著地中臣來應答盡是父智非臣之力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王卽歎美心生喜悅奉養臣父尊以爲師濟我國家

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
 不聽棄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當加
 大罪爾時父者我身是也爾時大臣者舍利弗是爾
 時王者阿闍世是也爾時天神者阿難是也故俗云
 言即其是也又禰寶藏經云管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
 管波羅柰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與著敷
 屢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敷屢
 使令守門屋中唯有一敷屢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
 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教父使守門屋兄向
 弟言何不盡與敷屢截半與之弟答兄言適有一敷
 屢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弟言
 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
 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
 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
 捨兄弟相將共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
 答言實爾我等亦共有老轉相啓王王可此語宜令
 國界孝養父母斷先非法不聽更爾又優婆塞戒經
 云是五逆罪殺父則輕殺母則重殺阿羅漢重於殺
 母出佛身血重於殺阿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頌

曰

君愛忠臣 父憐孝子 況佛大慈

拔苦樂彼 不荷其恩 害親存已

一墜幽塗 累劫終始

感應緣 如是五逆及惡心向三寶現遭殃答者無量
 並散在諸篇今略述三不孝現報之驗也

周王彥偉

齊何君平

隋婦養姑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爲性凶惡好遊獵父
 母孤養憐愛極重每諫不許其惡人交遊復抑不聽
 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
 逐惡人恒爲羸過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
 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眠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
 口加身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無其瘡癩將爲卒
 凶不猜已身忽見有鬼來入堂內震動家內大小並
 覺翻偉牀前偉便仰卧土袋已枉偉腹父母蘇覺遂
 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
 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隣人併力挽之必竟
 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合掌而卒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後更不孕父母
 憐愛劇同眼目父母憐重平長大不多教學問縱暴

自遊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別室父因使出行經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其私父還到舍共母殺父埋之後園誑他道父未還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平身上具題因緣親隣告官聞徹天聽勃殺裴氏暴屍不聽收埋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罍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兩雷震失其婦俄而婦從空落身承如故而易其頭爲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爲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往

報恩篇第五十一

述意部

蓋聞三寶恩重慈蔭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子機無細而不臨智有來而必撫遂使優填刻像鬱爾浮光斯匿鑄形超然避席自茲厥後靈瑞倍興嘉聲彌盛靡艸從風念則罪滅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長我法身父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必存蟬蛻之命恩義深重特須思報也

引證部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爲難報何等爲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爲人之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又大般若經第十三卷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衆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大恩設離此間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恒歎譽若有衆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返復莫學無返復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辦可以爲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爲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爲飲幾乳彌勒答曰飲乳一百

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着陌頭行人授指嗽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吸於風古人用其小斗惟今唐斗一斗當舊三斗故乳似多又難報經云左肩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又佛說古來世時經云吾笈在波羅柰國穀米湧貴人民饑饉我負擔艸賣以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負草爾時緣覺着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遙見吾來卽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過饑我時擔草自還其舍下草着地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卽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饑貴人民虛餓分爲二分一分着鉢一分自食爲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徐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

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爲諸天王七反在世人中之尊因此一施爲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又佛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云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出若審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使人如來口中摩耶見喜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爲說法得須陀洹果佛在天上種種利益不可具述爾時世尊夏三月盡將欲還下閻浮放五色光照曜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卽使鬼神作三道寶塔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碼磧欄楯雕鏤極爲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爾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塔梵天王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頌讚歎天作伎樂充塞虛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大衆集在寶塔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衆圍遶歡喜踊躍不可具說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

佛當往切利天爲母說法佛言當如輪王行法問訊檀越時持地菩薩入首楞嚴定從金剛際作金剛華華華相次四龍各持七寶臺持地爲佛作三道寶塔世尊至已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蓋覆母上作七寶牀奉令坐又六度集經云笈者菩薩爲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觀市觀籠心悼之焉問價貴賤籠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答曰百萬菩薩答曰大善將籠歸家臨水放之觀其游去悲喜誓曰衆難命全如爾今也廣起弘願諸佛讚善籠於後夜來齧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籠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籠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舩尋其後有虵趣舩菩薩曰取籠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籠云亦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籠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僞歟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爲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爲也於是取之籠王悔哉遂之豐土籠辭曰恩畢請還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

籠曰大善籠退虵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宥以自安獲金百斤斯宥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虵狐會曰柰何斯事虵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辭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卽瘳矣菩薩默然虵如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卽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卽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籠者阿難是狐者鷲鷲子是虵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茲惠度無極行布施

如是又新婆沙論云晉提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群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付我宿惡業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漢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附使啓王請入奉現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頌曰

盛哉能仁

悲救為先

乘機赴感

鞠養慈憐

狐金蛇賞

闡人身全

知恩報德

幽冥應焉

感應緣略引

宋時吳子英春

宋時有人念佛免難

宋時渤海陳裴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吳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如此有

七十人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右此一駭出列仙傳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母哀號使至心念佛爰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見辭別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狂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嘉慶慕焉右此一駭出南明錄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輒卒死後有渤海陳裴見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曰但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監有王侯平有史侯董侯等裴心悟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覺以被冒取之其物跳跟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相放當漢報府君恩府君曰汝為何物而忽于犯太守魅曰我本百歲狐也今變為魅乎墜化為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聽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真放伯裘之義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震電從戶出

明日夜有敲戶者裴問曰誰答曰伯裘問曰何爲答曰白事問曰白何事答曰此界有賊發奴也裴業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虧而咸曰聖君出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既而驚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殺裴却爲傷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卽呼伯裘來救我卽有物如申一疋絳練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與裴辭曰今得爲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見也

右此一驗出搜神異記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鴿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爲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爲男十月之外當卽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爲作滿月齋僧呼爲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

此一驗出真報拾遺

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

述意部

蓋聞四生沉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憑獎導是故三寶大慈俯應蒼民曲垂提引令脫苦難况復違背重恩豈不永沉苦海是故婦人鳩毒夫蒙王賞樵人害熊現報臂落良由違恩業重現受交報故智度論云知恩者大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遠聞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

如百喻經云咎有一婦荒姪無度欲情旣盛疾惡其夫每思方策規欲殘害種種設計不得其便會值其夫聘使隣國婦密爲計造毒藥丸欲用害夫詐語夫言爾今遠使慮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爲資糧以送於爾爾若出國至他境界饑困之時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卽以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疋馬并及寶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饑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群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群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

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迹來逐會於中路值於彼王彼王問言爾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答言我是某國人而於道路值此群賊共相所射五百群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瘵殺害處所是王即遣親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歎未曾有既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伏如何卒爾寵遇過厚至於爵賞逾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技能舊人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子截道殺人斷絕王路時彼舊臣詳共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為國除害真為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杖尋即遣之爾時遠人既受勅已堅強其意向師子所師子見之奮嗽鳴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即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人怖急失所捉刀落師子口師子尋死爾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王倍寵遇時彼國人率爾敬服咸皆讚歎又諸經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道時值大雨日暮饑寒惡蟲毒

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爾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眾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憎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即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即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眾僧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即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勅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新婆沙論云時上座觀肉是菩薩起率塔波禮拜又九色鹿經云管者菩薩身為九色鹿其九種色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常與一鳥為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遶鹿三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

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肉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纏其角作拂柄王當爲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慕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卽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卽大出人衆徑到恒水邊爲在樹頭見人兵來卽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卧不覺鳥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傷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大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卽仰頭視此人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

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烏者阿難是也國王者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人者今孫陁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難有意至又雀王經云咎者菩薩身爲雀王慈心濟衆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挂其齒困饑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爲瘦疵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爲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誠勅聲勃然志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退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身又禱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尊乃顧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卽投弓箭禮佛懺悔佛爲說法皆得須陀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着體重爲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爲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波羅柰國有一賁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

實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卽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龜頭殺諸實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儕饑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卽日夜中有大群象踰殺衆人爾時大龜我身是也爾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實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笈濟彼厄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又佛說梅檀樹經云佛告阿難諦聽執受時維耶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置船步還經歷淡山日暮止宿豫嚴早發四百九十人皆引去一人卧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梅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

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中親族歡喜後無幾聞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諸神病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護病得愈王卽募求民間無有便宜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爲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自言我知栴檀香處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躊躕徘徊不知云何樹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踰地標殺窮人使者便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樹心不知當以誰賽此人令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肝血如神所勅樹卽便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國中醫卽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欣遂致太平阿難退坐稽首實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誓佛報曰乃往笈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

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
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
破我身為藥令父平損口矣言故世世受罪弟與惡
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
樹神果因樹為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
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
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大悲愍濟 德重乾坤 恩淡父母

義越君臣 忠孝盡命 猶難報恩

如違厥理 交喪其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校謄

第十二紙九行仁北

音釋

驂音州北 蟬房鳩切 蟬于求 齎齎麥切 瘞於

切也 鳩直祭切 躡達合切 餅音丙 賽先代切

也也 鳩毒鳥也 躡達也 餅餅也 賽祭禮也

中書科中書舍人常然嚴敷施皆列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三卷 吳江北正明覺對
州王國英書 深水端本悉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懽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述意部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幽則有
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起樂背苦舍
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
譬猶播植秕稗而欲歲取精糧驅駕騫蹇而望騰超
屢絕不亦惑哉如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
迅附高以成其事奚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
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
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瑳之意事存我友又
搏牛之童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
其翼工之所託迅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
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
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
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
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

則得名爲真善知識自修苦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卽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着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着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逞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裹見已卽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香裹物難陀爾時卽依佛教於彼邸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裹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卽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塗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涂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

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

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

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

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

為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

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為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

解決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亾棺

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比

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為親

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

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

行一人陳詞其言麤獷而高自大咄男子當惠我肉

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

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捐肉

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饑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

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麤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肉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 謂我以為兄 其詞如肢體

便持一膊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為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麤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

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子詞 柔輒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

者隨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隨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隋言善女而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烏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隋言善女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顛顛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顛顛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餽饌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遠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快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

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餽饌王所食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為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烏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餽饌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啗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爾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穢污我食復以喙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烏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汝比何故穢污我食復以喙爪傷我婦女爾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

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鳥卽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遶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饌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爲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爲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爲大王一勅已 於後不敢更復爲

時梵德王既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

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

如此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答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鳥 爲主求食不憚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

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烏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爲王偷食鳥者卽優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卽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優陀夷令彼歡喜爲我取食今亦復爾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爲吾而將食來頌曰

澡身沐德 鑪冶心塵 水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願值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述意部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惡稱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繫四生之維繫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候難禁修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憊日就增進因此輪迴生歎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爲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諛背後說人惡三

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與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亾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等不至三惡為惡友煞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卧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愛苦不捨瞋恚

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嚩唎鳥一頭名曼波迦嚩唎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嚩唎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華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饑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寤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華果之樹當於彼

時一華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饑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卽食此華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卽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卽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華便作是念我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嚙嚙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嚙嚙聞彼憂波迦嚙嚙頭如是語已便卽睡眠其彼憂波迦嚙嚙頭尋食毒華迦嚙嚙頭既睡眠已欬噦氣出於是卽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蠢澀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爲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卽說偈言

汝於昏日睡眠時

我食妙華甘美味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返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嚙嚙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卽我是彼時憂波迦嚙嚙鳥食毒華者卽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爲作利益返生瞋恚今亦復爾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爲怨讐也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艸鋪上有一百頭臭爛灰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卽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旣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卽把艸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卽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爲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卽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玄 善人募授福 惡友樂讐怨

善惡昇沉異 薰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譬同素絲緣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薰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資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壑中有向陽處眾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為王今眾畏難不作非法眾鳥議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鷓鴣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腳長頸眾鳥脫犯啄我等腦眾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鵝為王其色絕白眾鳥所敬眾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眾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

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儻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伺守能護我等堪為王者眾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眾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鳥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眾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眾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眾鳥前舉翅恭敬白眾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眾鳥即說偈答

點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者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爾時鸚鵡聞眾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歡喜時親面

常令眾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眾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點慧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梟者今

闍陀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又僧祇律云佛告

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雞

雞唯有雌在後有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

雞唯有雌在後有鳥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

說偈言

此見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鳥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 鳥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尸波羅蜜菩薩思惟衆生不

知布施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

有煞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

貧窮故爲人下賤下賤畏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

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何以故五

欲充足無所乏短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爲一蛇與一

蝦蟇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饑窮

困乏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蟇蝦蟇說偈以遣

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她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衆惡

是爲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

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管過去久

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九城

中有一小兒追而從乞不卽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

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以

施汝卽相然可以一歡喜九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

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

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慙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祛鄙煩 懲心見真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魏沙門釋超達

齊沙門釋道豐

魏榮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知解

善咒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

榮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公遂大怒

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

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

避以繫獄囚久腳遂變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

追之達急伏卧草中兵騎蹋屢悉皆靡偏對逼不見

仰看虜面悉以皮障自達一心服奴唯專誠稱念夜

虜去尋卽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爲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旣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知爲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卽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總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鼓文貫曰直度天師冠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崖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惶惶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充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

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充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卽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不

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派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聯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卽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恃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曾云你輩頗識

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舉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或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階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現存右三驗出宋古尚德傳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一

述意部

竊尋眷屬泝移新故輪轉去留難下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沉殊趣善如難陀棄榮欲而從道羅雲捨王位而斷結如梅檀林梅檀圍遶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恒結怨讐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虻蛇之種善惡路分禍福可觀

哀戀部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

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躑躅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塗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籍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眾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為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為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目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鯁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為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

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眾
汝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歿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
也佛復告諸大眾汝等欲離生老病歿憂悲苦惱者
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操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
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言其愚癡之衆佛所說法
卽是良藥爾時世尊卽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爲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淡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眞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寃爲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復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咎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
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此

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
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愍不
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殯斂埋
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
羅王所乞索見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齋持拏香發
舍而去所在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
行行數千里至淡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
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
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亾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
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
愚癡卽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
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一大川其
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業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
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
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
切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腳咒願求見閻羅王王勅
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
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坐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
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
卽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卽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

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
驚喚逆呵之曰癡駮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
爲子勿矣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
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卽自念言我聞
瞿曇沙門知人神魂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
卽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
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
反謂語我爲癡駮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爲子永無父
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
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
迷縛著計爲已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歎未
復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
除識想生歎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卽於座上得
阿羅漢道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
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被餓鬼衆生之中無有
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
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
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
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
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

變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校誦

第一紙五行幽南藏作報十三行龍宋
藏作驚十四行也南藏作速 第二十紙

音釋

音釋

秕稗稗卑几切穀不成也 藿忽郭切 麝市夜切

有蒲活切 顛顛顛慈滑切頤泰解 啣倪結切 噤口既切 鵠鵠于

切與噤音 啣音 噤音 噤音 噤音 噤音 噤音 噤音 噤音 噤音

鷓鴣鷓鴣鳥名 梟梟怪鳥 榛與榛同 咄與咄同 嚼嚼與嚼同

虛虛與虛同 嚼嚼與嚼同 嚼嚼與嚼同 嚼嚼與嚼同 嚼嚼與嚼同

振振與振同 振振與振同 振振與振同 振振與振同 振振與振同

南藏作憚

南藏作憚

南藏作憚

南藏作憚

南藏作憚

南藏作憚

南藏作憚

南藏作憚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懺撰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餘

改易部

如法句喻經云。管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食求索。爾時長者。欸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飯食。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飮飯。卽時已辦。勅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囚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便咒願云。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卽罵之言。汝為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為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母。妻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卽說偈曰。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鈎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淡著愛其牢 慧說愛為獄

淡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為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為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淡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為妻。五道生歎。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忽然毛豎。如怖畏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卽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臾。洎道又襍寶藏經云。佛時遊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勅。卽往索水。爾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為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卽命絕。既得抱佛。鳴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

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令
出家當得阿羅漢主便即放緣此老母迦葉佛時出
家學道故得阿羅漢爾時爲徒衆主罵諸聖尼爲婢
今屬於他五百身中恒爲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
也又賢惠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每
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歎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
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
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
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穌其兒功德竟復不死
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
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
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
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
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
即便摩挲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
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
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凶兒
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
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卽爲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
各爲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卽屬此家

彼婦生兒卽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
俱爲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
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卽便聽許卽往佛所求索
入道佛卽聽之讚言善來頭髮自墮卽成沙門宇曰
重姓佛爲說法得盡諸苦卽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
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
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歿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
當爲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爲
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
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
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
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
水中魚吞不歿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
又佛說長者于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
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
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
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
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已懷軀長者歡
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
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白絮弱緋

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為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父母聞之奔趨抱頭摩掌占視永絕不蘇父母悲哀五內摧傷眾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愍獨一子而墮樹歎佛告長者人生有歿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感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為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為是卿子乎 為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為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歿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若過客

佛語長者歿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曰佛此見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速得法忍

離著部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

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眾苦馳求守護家是疑慮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是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藜欲刺傷人家如鐵箭蟲覺觀常啖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庭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始已來一切眾生於六道中互為父子親疎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為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為知識 知識數為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眾生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華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甕若有攝受奴婢作使

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駮猪狗又是攝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卽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寧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徧熱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涂愛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華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徧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

爲婦又禰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又五無返復經云問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地蓄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梵志又問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歿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歿者卿今入城我家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卽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兒母卽爲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

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
 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
 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
 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
 短歿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
 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
 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
 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
 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歿
 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
 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
 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
 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
 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
 問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
 作禮卻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
 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
 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
 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
 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

耕田下種兒歿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悲
 是為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寔為返復
 知身非常身非已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為凡夫
 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湮轉
 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
 得視如暗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歿不足
 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
 產業欲為凶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
 作禮復能布施三寶最是為要梵志稽首為佛作禮
 歡喜奉行頌曰

眷屬多攷擾 洙著亂心神 親疎未可定
 何得偏憎憐 乾城無片實 渴鹿諍餒塵
 息心上空響 廢念心真源

感應緣 略引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建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下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二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酉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爲越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爲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爲水曹叅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卽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坐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

云願母割衣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卽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間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亾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切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卽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尙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歿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歿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自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歿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

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坐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縣羊布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哈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閣崇麗旣命廓進主人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黠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殖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閣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竈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食其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因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齠齔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

獲漢爲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贖之旣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亾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楯並蓋園圍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面傷瘕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亾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愛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未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旣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宋下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湖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徧轉觀世音經其數坐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巳丑歲云云在四驗出

唐京城眞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

行凶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旣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說衆皆怪問慧如曰被問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亾知識不如答欲見二人王卽遣喚一人唯見龜來紙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星迸著如脚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四匹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卒真寂寺卽今化度寺是

一驗出

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恆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蕃乘赤艸馬一疋并將艸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蕃期期逼促搥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平避汝父將頃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卽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子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淚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駝鞍轡謂曰若是信嫌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廩糈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停俱爲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

校量篇第五十七

真報驗出

述意部

蓋聞濟知一揆圖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升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羣聖降迹緣感斯應或標奇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軌雖殊弘道

罔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比藍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窮乏卽設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軍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而水不出卽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僞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開解卽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令我寫水當墮我手作誓願已便傾澡瓶水卽墮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爾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真妙清淨弟子正真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陁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陁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陁舍人施百斯陁舍并前福報

不如施一阿那舍人施百阿那舍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舍百斯陁舍百須陁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慈念衆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得阿那舍道

十地部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爲汝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

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又無性攝論釋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徧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如竹破初節 餘節速能破 得初地真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鐵輪聖王福一鐵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上二天下人福等一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銀輪王福一銀輪王福等一鬱單越人福上四天下人福等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王福等一四天王天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人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餽摩天人福一餽摩天人福等一天王福如是展轉校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喻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其所受天身無有骨肉亦無汗垢不生嫉妬其目不胸衣無塵垢無有煙霧亦無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

照轉輪聖王都無此事於已妻子不徧攝受離於嫉妬飲食自在無有睜眠疲極等苦轉輪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舞音樂無有教者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故一切皆忘切利下天尚有大樂況上天樂難可爲比如是展轉校量從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爲比

罪業部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刹利梅施羅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麻中皆生諸蟲以壓油轉而壓取之卽便得油此壓油人於其日夜爲應定殺幾所衆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罪等一姪女舍罪其舍有千女人皆爲求欲如是十姪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刹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輪中等於一輪一日一夜罪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姪舍 十姪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兒罪等一王

禪行部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德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相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艸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觶突墮畜生	何物堅金剛	無著堅金剛
何物輒鶴毛	心柔輒鶴毛	何物香栴檀
持戒香栴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坐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界動於地	何物竄清淨	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歎最穢濁	何物竄為高
家和最為高	何山最為明	須彌竄為明
何國最為樂	舍衛最為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淡山	麋鹿戲淡山
何物樂藜林	狐貉樂藜林	何物墮風塵
冰礫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深淵

又禱阿舍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為業 慧者云何住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云何往生天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遠離於殺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遠離於邪淫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淫	自為已及他	自愛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為已及他	是則生天路	為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為
是則生天路	常念和彼此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輒語不傷人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輒語不傷人	不為不成說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為不成說	是則生天路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不行此貪想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不害於眾生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眾生	苦業及果報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是則生天路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等受堅固持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鎖於命
何法命不知	何法為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鎖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禰阿合經云爾時世尊手捉團土大如梨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為多大雪山中土石為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算數不得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捉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土石爾時世尊以爪甲擊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為多此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甲上土甚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算數不可為比佛告諸比丘若諸衆生形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如是陸地如是水性亦爾如得人道者如甲上土墮非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其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

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陀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脩羅等何等為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陀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並合諸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宮殿寬博阿脩羅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四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勝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說頌曰

惡多難算 善少可陳 人天益寡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校量優劣

樂苦昇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校謫

第八紙九行舊宋南藏作卷

第十六紙八行于宋南藏作了

第二十四

紙十行並南藏作卷

音釋

技武粉切駁北角切涪房尤切哈胡南切瞬舒閏切

植措扶地齟齬不純齟地各切齬與合同黠干敬切

楯也圖音今隙與隙同舐甚爾切

舐舐也貉易各切礫小石也

金壇居士于王德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五卷一吳江此近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金陵沈一科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機辨篇第五十八

述意部

惟夫三藏浩瀚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聞苦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啓悟清詞妙氣鬱若芬蘭峻旨宮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析其名數羅漢總其條理並翼贊妙典俘剪外學迷津見衝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盛哉祇園若在鹿苑如見誠未證果趣佛適也

菩薩部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摩耶經出自東

天竺桑歧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奇譽以文談見稱

俗法以利刀冠杖銘其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

屈一文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當執此刀周遊

諸國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韻陀山中有一羅

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鳴詣而候

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凜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

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凜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

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說之敢有所盟要必屈汝我若不勝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真可愧耳退謝其屈便欲自刎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鬻汝周羅爲我弟子卽以理伏落髮投簪受具足戒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崇以爲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文身子之疑聖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捺翰之初著論之始未嘗不稽首馬鳴作自歸之偈謙譏憑其冥照以自悟焉今天竺諸王勢土皆爲之立廟宗之若佛評有之曰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龍樹

佛傳云西

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依佛法師傳云西

梵正音名爲龍猛舊說略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

年出現於世書年七百歲故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

人猶稱佛威後七百年出世立法幢摧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

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

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褓聞諸梵志誦四韋

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卽照了達

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識及

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
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
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三
求好色縱情極欲寔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求隱
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成言善哉斯言甚快卽
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
大橋慢艸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
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
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資可久卽便各授青
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臉形
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卽便識之分
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
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
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
足爲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卽作是念若此人者聞
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愴斯術卽以其法具授四人四
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卽其相將入
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
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爲
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卽白王言凡

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祝滅王用其計依法爲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刀所不至龍樹歛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爲苦本敗德危身汗辱梵行卽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旣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爲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爲師範卽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橋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復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蚋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耀日月以須彌山等葦塵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爲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寤理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

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卽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龍之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爲徧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初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爾時龍樹旣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淡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擊難不逮稽首禮敬剝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遠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卽入閤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

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
種供養敬事如佛焉

羅漢部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為第一
如佛偈說

一切眾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
義是時摩伽陀國有龍王兄弟一名姑利二名阿伽
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
集龍處為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
集未替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子三
為大臣四為論士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眾人
言此四高座為誰敷之眾人答言為國王太子大臣
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已者便昇論牀結
跏趺坐眾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
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
遣年少傳言問之其答層層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
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司封
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舉振鈴告言宣示一切十

六大國無不慶悅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攝一
具此新而外道不伏者無有是處又勝思惟了了皆
說有七種德皆依樂說辯才何等為七一曰種樂說
辯才二無滯樂說辯才三堅固樂說辯才四了了樂
說辯才五不怯弱樂說辯才六相應樂說辯才七任
辯地善說辯是時吉古師子名拘律陀姓大目犍

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互同行則俱遊任則
同止少長繾綣結要始終後俱獸世出家學道作梵
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以問於師師名訕闍耶
而答之言自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耶
他日師疾舍利弗狂頭邊立天目連狂足邊立二人
喘喘其師將終乃慙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
之言世俗無眼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王歿其大
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
殊絕是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
商人遠來摩伽陀國以疏驗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

曰我答非其人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
甘露要畢相報故佛本行經云是時舍利弗見馬宿
凡丘入城乞食城內一切人民各共
評論說偈云 巧攝諸根識進止而靜定舍笑出美
言此必釋種子 是時舍利弗即請云女大財德術
亦勝汝耶爾時阿羅波踰跋多請云馬宿即說偈報
言 如芥對須彌牛跡乳大海蚊蚋並金翅我與彼
亦然 假使聲聞或彼岸成就是諸地無常子於彼師
邊不入數與彼世尊或德別 於是舍利弗復問說
偈云 諸法因保生亦從因緣成我佛大財門常說
如是法 舍利弗聞已即得見諦得法眼淨舍利弗

甘露要畢相報

既得須臾。因果復向日連。亦說是偈。日連問舍利弗。說亦得須臾。因果於是舍利弗。日連二人將五百眷屬。同詣佛所。皆得阿羅漢果。依四分律及餘經。依問等。皆云。千二百五十人。在於佛所。得阿羅漢果。依問論曰。何以名舍利弗。答曰。是母所作。字伽陀。國是中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論師。名摩陀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陀羅。遂有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女。為舍利次生。一男。膝骨轟大。名拘締羅。秦言大膝既有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鑠鑠。腹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裂是故鑠之。又問。頭上何故戴火。答言。以大暗。故眾人言曰。日出。照明何故。言暗。答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眾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陀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是婆羅門。遙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眾臣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眾人。而告之。曰。有能難者。與之論議。摩陀羅聞之。自疑。我以塵故。不復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俛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

牛方相。抵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為占。知誰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眾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躡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眾中。見彼論師。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其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為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彼人。是時摩陀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為婦。其婦懷妊。夢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杵。摧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締羅。與姊談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生。即捨家學問。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今皆通利。是故時人名為長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氈。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

名字字為愛波提舍憂波秦逐提舍是屋名是為父母作字眾

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為舍利弗弗言也又舍利

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

利弗是為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問曰若爾者何以

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

眾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又佛本

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

其樹陰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

遙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

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竄第一者作是語已

阿難便至曰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爾時阿

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

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

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

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

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爾時

阿難仰觀樹已即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

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

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

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

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
諸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
悉各出家成羅漢果略述一二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訓答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逼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庵羅熟

妙智方綉錦 詞澗同霧縠 善學乖梵爪

真言異鏢腹

感應緣略引四驗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符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弘佛法符堅
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
益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
濟陰人年至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
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闍人
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

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因歌諫曰

管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

北園有一裘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
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惰而未許及堅歿後方
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
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都恢欽其風
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
及姚興姚嵩特加禮遇與問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實
鄴衛之松柏與勅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流合
吐彬蔚興大賞悅即勅給俸郵使力人譽興後謂嵩
曰此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耶於是美譽遐
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叅正笈竺法護翻正法
華經至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
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
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標出皆此類也什歎
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者大智論

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
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叡弘讚經法常迴此業願
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面
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
出春秋六十七矣

晉沙門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復神彩
卓犖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留阮瞻穎川庾凱並結
知音之交世人呼爲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與天
下爲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
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
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責而逾貴無心於足而
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爲之贊曰
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竟宗歸
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盼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于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
容止詳正志業弘深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
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
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
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
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琅耶王茂弘以見淵鼻高

眼淚每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

愚類篇第五十九

述意部

夫愚蠢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滯三有沉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恒開問者口爽發語成狂洪癡不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於毫芒狀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辨救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陁部

如善見律云般陁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陁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私通卽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財寶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在外藏舉計得二人重已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便假著婢服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

住止一二年中卽懷胎欲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壻籌量奴壻不去云何得歸必當殺我壻入山斫樵不在於後閉戶而去壻還不見其婦卽問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卽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語婦言汝爲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耶婦聞卽還其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壻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字爲般陁般陁兄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壻籌量卽共往送到已門外遣人通知父母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卽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浴著衣纓絡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言汝母在何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答言他方貧窮賣糶自活母聞慈念卽以囊盛金遣送與女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大爲其取婦翁婆

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即得羅漢其弟厭俗後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家即牽袈裟驅令出門門外啼哭不欲還家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緣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答世尊兄驅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麩與周羅般陀汝捉此麩向日而帑當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即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得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恚氣樂

不害於衆生 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爲第一樂

爾時周羅般陀遙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又增一阿舍經云朱利般特佛教執掃帚令誦誦掃忘帚誦帚忘掃乃經數日始得掃帚更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帚掃除諸結縛又新婆沙論云兄授伽陀一偈經四月誦不得兄訶擯出爾時世尊見啼慙之即以神

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爲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爲拭草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教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芻革屣極爲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涂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深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緣如此闍鈍答尊者小路於管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爲他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得如是極闍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羅痾斯城作販豬人縛五百猪口運置船上渡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猪已死由彼業力如是闍鈍有說彼尊者管餘生中曾聞閉塞瞿陀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由彼業故闍鈍如是又處處經云佛言管者朱利般特比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肯教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歿時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也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

一比丘字朱利般特新作出家稟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冥佛愍傷之授與一偈守口攝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豁然心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聞不聽入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吾是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申臂遙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眾會四輩見臂來人不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曰佛言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減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又法句喻經云晉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眾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眾人格愴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充像為說偈言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為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還為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為惡自受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尅相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卽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卽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士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卽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悉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呵謫念其愚癡不曉達觀心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卽為達觀音如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臾洄道

禱癡部 凡一十

打蚊

十誦律云佛為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禿頭漆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卧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卽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父頭卽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讐 不與無智親 愚為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卽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歿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今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卽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卽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駭棒獸 癡衆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出月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獼

猴者今六群比丘是爾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
今復如是

妬影

禪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葡萄酒甕內欲取酒夫妻
兩人互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
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
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
喻見影鬪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
毒生死不絕

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
比丘夏罷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
得罪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
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
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難陀分作三聚是二
比丘間著一聚自向二聚衣問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兩聚并及我

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好跋難陀擔衣欲去彼此丘言
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

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
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

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
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狽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
二狽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狽語言外甥是中作何
等狽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
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狽言汝誰喜
入淺答言是某狽誰喜入深答言是某狽野干言汝
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狽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陀

是是跋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貧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卽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卽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卽便語言今爲我造木匠卽便經地壘塹作樓愚人見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爲作竟上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

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爲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勤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四阿羅漢果亦爲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不依二乘次第先學大乘亦復如是故佛藏經云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經云管有一人貧窮困苦爲王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卽便剝皮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來下而剝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淡爲人笑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懸駝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管有長者入海取沉香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厭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得半車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歎作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管者夫婦有三餅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餅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語不語賊見不語卽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管有一人聘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賤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

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
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
非法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
愚夫為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噉米

百喻經云管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
偷米噉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
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
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
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
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
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
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
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効驢

百喻經云管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
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
驢便効王驢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何以眼
驢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
驢故効王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

國世人亦爾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
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為眾生成種種方便現
其短闕便生譏毀効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
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効王亦復如是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
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
亦不肯來遙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
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
以小呵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
方還所去如是去來是為愚惑頌曰

愛網結心闇 貪癡背智明 雖蒙慧炬照

愚昧猶自盲 頑顛恒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悟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音釋

芻 武粉切 鬚 他計切 錙 錙在持切 六 朱口 錙 葶

歷 歷音 歷音 被 乃板切 而 而亦切 縷 縷音 縷音 縷音

鏡 鏡音 抵 抵音 闕 闕音 犖 犖音 犖音 犖音 犖音

切 切音 相 相音 盼 盼音 布 布音 也 也音 也 也音 也 也音

云財施觀切 駮語駮切 狙且余切 嗤度脂切 聒珠倫切

同欄
金壇居士于王德施賞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六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溧水毛詩榮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詐偽篇第六十

述意部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眞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眞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眞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疎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

如襍寶藏經云一切奸猾諂偽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奸私是故智者應察眞偽爲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姪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已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爾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艸

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淡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許捉草葉入溝偃卧良久乃還葉云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齋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已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鶴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鶴雀起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詔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衲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爾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淡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儻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儻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艸還主人 鶴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詭偽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

如禪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咒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已頭上即便悶絕躡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爲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

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卽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慙慙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卽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悻欲死遣人四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旣得好藥以治王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那者我身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奈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卽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

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卽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奈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卽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典與女爲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卽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卽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爲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卽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還卽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卽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

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卽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蟲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卽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瞋穢從是已後常作軟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卽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闍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陵易他人

詐怖部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疎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卽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

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闌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鬪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晉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旣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饑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咒

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祭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卽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餽饍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卽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駢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饑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眞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駢逐坐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卽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眞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管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旣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而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

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敏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散走王卽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衆

枉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敏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督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管有一河名波利耶多前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髮師其

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主卽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卽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汗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汗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卽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卽提龜出置於石上挾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華髮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髮師卽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髮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髮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髮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髮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煮已脂糈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
 我身是也華髮師者魔波旬是其於爾時欲誑惑於
 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又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管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
 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黃宛轉
 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
 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
 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特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
 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
 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
 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
 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
 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
 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
 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
 事淡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
 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隋言水願
 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

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
 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
 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惱
 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
 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
 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
 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
 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
 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
 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
 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
 其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
 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獼猴
 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
 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
 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候問虬言善
 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
 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如是念嗚
 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
 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

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任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退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眾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千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任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又禱寶藏經云咎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

梟無見踰殺群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群烏開單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眾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爲所敗眾烏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譬賊智烏答言爾等眾烏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眾烏譬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艸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爾默然不答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雪寒風猛盛眾梟率爾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眾梟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詐託善

焚滅眾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咎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爲

妻曰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為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麩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眾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咒其水率土黎民眾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挫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躄伸眾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爾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為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

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為狂綱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偽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藥姪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歛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為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亾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因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眾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禪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池中徐步舉腳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輒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讒

鸛雀語言何為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

汝諂讒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者卽我身是也爾時鶴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又禰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雞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頌曰

奸情詐癡 今信匪疑 僞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情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

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罅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淡甘脂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然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則質重是以思之則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情之慢之良由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耶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辨也

引證部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淡重不能得戒如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人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卽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爲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有時目連勸誠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來反覆

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洩欲情淡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主種種宮觀無數天文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洩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比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管波羅奈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婿言我思菴羅果君為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人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為王說

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饑渴又

百喻經云管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為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為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眾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又百喻經云管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嗟時左右侍人以脚蹋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嗟地者諸人蹋却欲嗟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嗟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嗟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情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羣不結核
敷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於闇道 關閉牢溪密 一人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情慢楯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 列女傳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頹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禮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炎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氲

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梳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
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
利以汗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速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
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
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
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
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
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
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
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
明孰與昧行平公曰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曾
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校讎

第十九紙五行勞疑當作勞六行第二十四紙三

行略宋南

音釋

驕音昆切啐莫者切麩齒召切耶側馮切楯先結

走也鏤即豆切

常置居七殿齊施贊刻此吳江此丘明覺封 眞

法苑珠林第六十七卷吳江此丘明覺封 眞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懺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一

述意部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坐範盡妙窟微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迴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璽異價涇渭分流製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染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偽識正自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邠其家大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邠邠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邠長者恒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邠經紀是時邠邠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李色

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邠曰此是誰家女邠邠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邠報曰事不宜爾滿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邠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誚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邠邠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邠報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邠邠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邠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爲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爲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邠邠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葆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邠復莊嚴已女乘葆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

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卽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猪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卽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揖長者頃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其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詈乃爾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我今取此人來便爲破家

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爲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任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爲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麤說原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踟躕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蹋洗衣舉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中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徧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遶城三匝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中止坐往詣彼城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爲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瑠璃山入中踰坐往詣彼城爾時大迦栴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爲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

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皆遶城三匝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妓樂數千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攝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闥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爲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

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
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
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
有梵志名長爪別經云又名勞王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
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
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
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
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
為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
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
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
念管作憍慢為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為是二
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
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
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搗撲蹴蹋無能制者如是長
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
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
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
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
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

如是彼以何術誑誑剝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
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
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
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
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
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
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
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
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
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貢
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
是見我受是有處門麤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
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麤負處門多人
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
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
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
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墮
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
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輒第一清淨得大
甚深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即於

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又佛說乳炎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五萬弟子作師復爲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連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卽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與惡牛自令牽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卽告阿難牛朝已放狂彼壑裏汝自往牽摩耶利見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爲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卽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卽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

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狂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慚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是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雖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卽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爾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卽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牽乳語適竟第二忉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連卽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厭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爲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卽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連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念

娟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母即為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漣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為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艸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爾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

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弊

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

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

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

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

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眷宿命時曾為長

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

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

畢復誦枉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

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

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

為豪富家不生惡道所枉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

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

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

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炎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

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

須陀洹道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

五百比丘四部衆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

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

時梵志婦執爨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憚無量

還願見佛端正殊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

及衆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

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妾所施必與結恨不得由已

當如之何便即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嚬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纓絡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纓絡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
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
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
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
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
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
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陰覆人衆
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
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
子樹何大乎對曰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
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

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爲男子生于天上下生爲人解深妙法卽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佛卽納受以爲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又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嘗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齒齧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饑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指置毒虵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柄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踏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管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爲富人煮卽於火上以扇扇

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爾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臥棘刺上洩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爲智者之所怪晒受苦現狂殃流來劫又百喻經云魯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真信後於中間其他交往邪姪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已婿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齋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卽往視信是已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狀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眞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又百喻經云魯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眞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買眞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卽便偷他被燒之金裹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已法中妄稱已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

現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羗偷王庫物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卽責其所得衣處山羗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羗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爲下以下爲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爲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羗者猶如外道窮偷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如彼山羗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魯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爲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故認爲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竊竊而用以爲已有乃至傷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爲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爲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

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眾各休頑

邪徒虛抗志 鏢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允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略引

辯聖真偽

邪正相翻

妄傳邪教

妖惑亂眾

道教敬佛

捨邪歸正

辯聖真偽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襍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

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眾生之冥本皆

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

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衢分於限

域辯御乖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綱覆心莫知投趣未

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誓天無
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
稱正覺為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詔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非也博
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
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

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
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
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

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
孔子淡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
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傅毅開

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
金身丈六項有白炁寤已問諸臣等傳毅對詔有佛
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

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
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絨
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
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諭物

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究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較得辯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士各齋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

柴荻和沉檀香爲炬遠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大傳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

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遙法蘭聽說法嬰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歎故傳爲實錄不虛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英國遂感舍利五色炎曜天錐之逾堅燒之不然炎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闡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旣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

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摘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
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

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
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季老得與佛比對不澤

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
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

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
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

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
子義體尤漢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

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
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法奉行不

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無似俗祭神吳安設酒脯奉祭之節

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今達在位三
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

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捨
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
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為政必求性靈
真與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

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
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

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定遠夷所尊敬非中

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

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

廢僧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

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

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親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撲湯國重天地之祈

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

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

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

若夫廢宗廟之粢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冕

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

親之費饍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夫

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

其大萬感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

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

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且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爲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淡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爾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磳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邈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

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淡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代故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啗藜藿長食梁肉少爲布衣老遇疾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俟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乎計感脩促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爲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

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魍魎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言又自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魍魎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曆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魎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 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真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髭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髮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殫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

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淡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狂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愚謂能仁設

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知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亾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佛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旣弘賢愚慕上假使義軒舜禹之德狂六度而包籠羿泥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過危亾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亂爾方外對曰愚戇不思輒出凶誣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命於皐繇檢狃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

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闡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爲酬對方外對曰道教浮疎詎明三報儒宗握躡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爾焉能事袁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務善嫉惡爲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有悅碩疑史遷淡惑至如唐虞上聖乃有朱均管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夭絕商臣極惡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正徧知遐唱二生廣較三報欲使繁疑霧卷夙滯雲披玉牒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卽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闍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闔

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凸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
明善惡之懲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校譌

第二十二紙七行泉疑

音釋

阿那邠耶此云無依團施闔越逼切漣韻

阿那邠耶此云無依團施闔越逼切漣韻

積子智切饗音切語音切雜與洛同煨燼切燼燼切禪都

澁徐刃切婕音切好音切先音切檢音切狃音切

泥食角切澁徐刃切婕音切好音切先音切檢音切狃音切

常照居士嚴濟施實刻此吳江此丘明覺對

法苑珠林第六十八卷

州王國英書江寧何秀刻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

感應緣之餘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
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
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
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籙斯則不然
唯老子二篇李聃躬聞自餘經制皆襍凡情何者前
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
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
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
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
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
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
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
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寺抄攬佛經造道家偽
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咬裝潢但見甄鸞笑道
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
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

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允門外勅令戮殺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行真恩勅驅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惠郭益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偽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爲華典舊時道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朴襍惡處並以除卻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爲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嚩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爲是漢語爲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偽

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卽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爲天尊復卽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爲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徧通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爲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備在經文卽時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卽如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虜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

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爾許經書今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卽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艸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偽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羗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爲已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

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已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坐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

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齋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畱彼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符姚皆號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臆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艸爲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八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摘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百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

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十四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駁宇承弊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麇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僞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驥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水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

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晉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艸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虵吞疊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郡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大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旌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

遶遂便奸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亾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興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馱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開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喉大語顧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淡達機情知其詎詐入闇密候見望噎聲質時呵之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並薄解章醮勅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爲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

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勅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甚并共京城道士襍糶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僞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臣勅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疊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頻興矣勅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無取道藝缺然爲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爲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效授以榮班緣煎驅使妄作威禍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財物遣管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分而僞敷至教救麥詎辯而潛讀禁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溪千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殺心擢髮未數其德刊竹寧書其罪論斯咎疊宜從伏法其叅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受州仍即發遣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碓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典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廷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

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美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漂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沉殊趣豈可以燬火之暉爭日月之允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眾高遠亦非黃冠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敬已經依法遵佛莫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引二十二經今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誠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

解法度得道如佛○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六依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七依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祭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供養不得遮止○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梅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炎 我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為先 勤行常作佛

道士新改本云勤行當金剛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見是西方善見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闍宗字維那訶西域也○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嘗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賈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市禮拜恭敬沐浴而止○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

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既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

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引道經未知真經今道士女冠不禮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教即是邪見之人非真弟子同無識之徒何須師敬此經若爲則一切道經皆須除卻進退誰管終成亂俗也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層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閑晝夜無

怠致有布被莞席艸屨葛巾初臨大寶卽備斯事日
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
尚符圖竊討根源有同矣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作
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
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
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
疑成覺至道通機德圖取聖發惠炬以照迷鏡法流
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慈
海引合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淡際言
垂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
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
說圓常亦復潛縑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
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
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涂此邪法習因善
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
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合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
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
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

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
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
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
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僞就眞捨邪入正故經教成
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
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
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
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
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
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
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坐甘
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
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熾火翳允塵熱自靜可
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眞如使稠林邪逕之人
景法門而不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揆曠而知迴道樹
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鑿娠微滿月

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
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
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允宇宙照清
海表坐無凝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
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
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典等覺
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
者矣道既允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
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
德音盈耳臣管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
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蠢知歸向受苦
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
願天慈曲坐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
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
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管金陵道士陸
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
郝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安加窄鑿廣制齋儀糜費極
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

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凶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
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
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目
對校于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祝諸梁木
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歡鬧貴賤
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
漢高談自矜誇術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
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
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摘試上曰方術小伎俗
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
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名佛僂又字曇顯者
不知何人遊無定方飲啗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
上統知其淡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
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
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
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
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
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
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
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

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承鉢咒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咒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矣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麴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髮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僞安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至唐貞觀二十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

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奏聞勅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同並款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矣爲墨書非今元等所造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陰田人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管僧尼戒處亦合陰田三十畝此經既僞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戒法卽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畏廢陰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卽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拈得此文者總取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爲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齋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

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勅入道遙園與什叅正
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
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闢大行佛法乃
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
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
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
今請與秦僧摘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
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
道聰明殊人摘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
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
所親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
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卽誦後剋
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
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
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
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
秦廣學耶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
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
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
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懇勸善誘畢命弘法後卒

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
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
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
論議以釋弟子疑綱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
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
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
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
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
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夜
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
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
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
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
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
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
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
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
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
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

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
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
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
之導普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
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
中尚書令元文宣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還
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
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
陽王蕭太傅李寔衛尉許伯姚吏部尚書邢夔散騎
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
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
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
徒馬邑

右二藏傳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
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
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賸家不殯殮數日得蘇
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
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
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
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美曰佛弟子行路復

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
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
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
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
一人著單衣憤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
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
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
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
君妄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暫
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
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掣狗
噬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鳥其喙如鋒
飛來甚速鴟然血至人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
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秦屑荷大抵麤同不
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旣徧乃遣惠
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
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
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
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亾至門
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

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減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惠後為廷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欬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為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眾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竟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慙不測吾風合眾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

菩薩戒縣令高達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各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校論

第十四紙入行惠疑當作慧

音釋

謚音密 屬音鹿 俱倫切 椽音干 蠶音蠶 莞音官 草音草 藪音蘇 後音後 辰音隱 豈音豈

芥音屏 錄音錄 睨音研 計切 傷音于 峻音峻 同音同 薙音魚 傑切 域音甲 民音民

著音升 脂切 殞音殞 殞音殞 必音必 刀切 鷄音直 禁音禁 筋音筋 欣切 款音款 許音許

切音切 忽音忽 邪音方 什音什 邪音邪 廣音廣 漢音漢 縣音縣 名音名

大倉居士揚繼英室王氏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九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烏程俞方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謙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述意部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朱栢貴若蕭曹錦繡為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趨銷廣殿容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珥金蟬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晁味星羅芬馨雲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凄清飄颻臥則蘭燈炳耀繡帳塗陰錦被既敷孺氈且拂行則駟馬電飛輦舉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管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

如賢愚經云管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瑠璃遇得熱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

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瑠璃門內有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勝坐黃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瑠璃地屋間剋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池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內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

而以照之徧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將王入徧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卽爲說彌離歡喜卽往佛所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尋卽出家得阿羅漢三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殖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爲福一夏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卽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爲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卽語此人緣汝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賢愚經云管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

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卽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聞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煇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綉類我女者乃共爲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爲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爲說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卽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衆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婦卽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

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
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
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徧推覓者
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
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以鏡著上
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
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爲夫婦身體金色
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出曜經云管佛在
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
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捷連數往
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
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
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
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
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
無爲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
見之人聞此麤言若使福德富有形者虛空境界所
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卽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
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
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卽問兄曰是何

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卽自往問天
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
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
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
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
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爲
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
更修福命終之後卽生天上受斯果報又樹提伽經
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爲樹提伽倉庫盈溢
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數可欲有一白氎手巾掛著
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卽大會群臣坐其叅論
羅列下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氎
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
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
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
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
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爲天風起吹
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
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往到卿舍看去樹提答言願
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蓆不須人鋪自

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須反顧王卽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閣之奴小復前著至內閣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瑤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臣守閣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炷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惚經月大臣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施兼綾羅繒絲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群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姝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椎鑿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提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繚戾腰

體嬰婆狀似醉容頭腦巨我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臥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提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卽遣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菴屋米糧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蕩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鎊湯生華獄出梅檀餓鬼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齎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城內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卽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

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椽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為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侶伎樂齋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

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頌曰

韞石諒非真 飾瓶信為假 竊服臯門上

蓋次緇軒下 風祀徒驚心 駙文終好野

真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

車襲驅馳者 已矣歇鄭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名之王文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地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名耶鬼云此人聞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

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歿右一驗出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

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

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鈞從爾資產

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

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

答曰欲得羊肝遂買羊肝於前切之齧齧隨刀不見

輒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眈眈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

之伯祖河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啗肝

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為司隸

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如期如言及入司

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

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

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

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

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

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

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

於一郡止者亦為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

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

復變為大鳥踰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門忽

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

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

被誅右一驗出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

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

間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

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

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

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

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

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

胄以貞觀七年歿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

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頽見

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時悞奏殺

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

具言今亦斃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

能進君官位漢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恭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臨兄為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爾古二驗出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一

述意部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管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所以原愿之家黔婁之室繩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舒稻蒿以為薦或裁荷葉以充衣欵肘則兩袖皆穿納縷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披百結之縷鄉里既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噴阮度日雖慚靈輒而有翳桑之弊乃愧伯夷便致晉陽之苦袁崇頓乏豈見陽春升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一朝寔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憑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頓焦然華色既衰容轉羸鄙身體厄羸饑渴消削眼目拍陷支節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銳細其色艾白舉體殘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拾掇麤弊連綴相著纒透人形赤露四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遞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為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偻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揀擲孟器不使充飽設值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眾蜂遠離被霜之艸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麋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捋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為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無陰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穢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間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為鄙所為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綬又言重直設復讚歎人謂詭譽

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偽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云麤獷若求人意復言諂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貧人猶故持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勸逸言其譎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爲其判釋言其愈趣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不識道理若小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樸素復嫌疏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俛若著新衣復言假俗嚴飾若著弊衣復言俸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饑餓餐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道管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爲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

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處絕無水艸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瞠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淤泥滯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食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其爲大苦

須達部

如襍寶藏經云管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

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
卽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
不可說盡又襍譬喻經云管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
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梅檀出市
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
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目連
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
養盡空佛爲說法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
長者家貧焦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
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
錢自食一錢作本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卽
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
穀作麩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來勅臣作限自今以
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
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然燈坐禪
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輪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
無有錢產當用何輪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卽將須達
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
與汝錢用輪王罰可得來出爲四天王說經便去到
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爲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

後夜梵天復下見爲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
上見獄中有火時王明日卽便遣人往詣須達坐火
被閉而無慙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
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
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爲是
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
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充明之
燄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卽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
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卽
勅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
至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卽便嚴駕尋至佛所人
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
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愠心佛
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
非是時爲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
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
是之故今非是時爲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
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爲
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取
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

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
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
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
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
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
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爲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
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爲國平正爲賊所捉臨
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爲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
梨於高樓上臥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
爲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偈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部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爲佛作禮又
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眾會明日屈於
舍舍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
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眾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
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
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咒

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曠志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
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
惑用爲飴此無慈愍意吾爲王者以鐵輶車轢斷其
頭言已便去佛達嚵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
中眾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
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
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爲王
者當供養佛及眾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饑渴
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
阿難從今已後嚵訖下食以此爲常時二乞兒展轉
乞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溪艸之中時彼國王忽然
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識書記曰當有
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
爲王顧視道邊溪艸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
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爲王諸臣拜謁各稱爲臣乞
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
湯沐浴著王者冠服尙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
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溪艸中臥寐不覺車轢斷其
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
德爾時國王自念管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爲國

王笮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遙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道恩得為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子無失數眾往詣彼國時王出迎為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得王因緣佛具為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轢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為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為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念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又愚賢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園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眾僧乞食自活厭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下

賤蒙濟身命今食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人中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眾僧次我等修福請佛眾食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粟秬米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秬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觀眾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極懷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食自活佛告祇陀

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奈有一山名曰利師古
 咎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
 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陀寧時世旱儉其家巨富即問
 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
 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
 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獸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
 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
 養一狗子曰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
 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
 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
 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
 為瓠長者見怪隨時澆灌後熟皆大即辨看之隨所
 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
 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
 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
 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
 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
 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
 大富散陀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
 曰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

百阿羅漢是也爾時祇陀及眾會者觀其神變皆獲
 四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校譌

第十三紙二行曹南第十八紙二行布火下第二

十紙十八行國宋

音釋

耳音悞胡廣切犛奴侯切鑣郎豆切焞余六切劇

甚也切萎枯也机舉履切體音寬娶鳥可樸抽

切邪音駟音譙慈焦切闕缺觀切時丈里切噴

屹音犛九切竣七巡切伺相吏切儻隴主切溷胡

切弱捺乃易切殫他計切閉必計切轆郎狄切辟

也毗亦切

太倉居士楊羅英室王氏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州

王國英書 上元林遇時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懽撰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餘

貧女部

如賢愚經云。管佛在世時。尊者迦梅延在阿弊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小婢。小有愆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瓊詣河。取水舉聲大哭。爾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卽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賣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梅延言。貧實可賣。老母曰。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梅延言。汝若賣者。一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敎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瓊。是大家都許。當以何施。卽持鉢與。敎取水施。受爲祝願。次與授戒。後敎念佛。竟問之。言汝止何處。婢卽答言。無定止處。隨春炊磨。卽宿其處。或在糞培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禿使伺其大家。一切臥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內。藪艸而坐。思惟觀佛。母受敎。已至夜坐處。戶內命終。生初利天。大家曉見。瞋恚而言。此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死。卽即便遣人以艸繫腳。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

以爲眷屬。卽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卽將彼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華。供養死屍。故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近。詣林觀看。見已。語言。此婢已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卽爲具說。生天因緣。後皆迴詣迦梅延。所禮拜供養。因緣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臾。洎果旣得。果已還歸天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皆是學。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衆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時欲分衛。先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卽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擊糞聚。以爲巖窟。羸劣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欄。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饑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卽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卽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安可言 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憐憐

云何各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矜恕我 實不爲仁憐
摩訶迦葉卽答偈言

佛爲三界尊 吾備在其中 欲除汝饑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減身口 分鉢以爲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
則不可飲逢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卽
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體籬上
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咒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
齋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卽於母前飲訖
盪鉢還著囊中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
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卽在空中廣現神變爾時
母人見此踴躍一心長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
意中所願何等卽啓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
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卽生忉利天上威德
巍巍震動天地光明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耀
天宮帝釋驚悸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卽以天眼觀此
天女福德使然卽知天女本生來處爾時天女卽自
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儼令當以

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
卽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
然後來下五體投地禮畢卽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 佛爲特尊 次有迦葉

能閉罪門 管在閻浮 糞窟之前

爲其貧母 開說真言 時母歡喜

貢上米糲 施如芥子 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 封受自然 是故來下

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施米糲乃致此福
迦葉大哀但福劣家不往大姓當作良榮卽與天后
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詣王舍城巷邊作小陋屋變其
形狀似于老公身體瘠瘦僂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
織席貧窮之狀不備飲食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
而往乞食公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咒願良久不去
公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少飯適欲
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之今雖窮困意自
割捐以施賢者審如所云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
所聞若預開瓶苾芴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卽言
道人弊食不多將鉢來取迦葉卽以鉢取受咒願施

家其香普薰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香公
母釋身疾飛空中彈指歡喜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
作老公而為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復還迦葉讚歎帝
釋種福無狀忍此醜類來下殖福必獲影報帝釋及
后倍復欣踊是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
喜

感應緣

略引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旬市中饜
之以糞灑之旋復見黑灑衣不汗如故長吏知試繫
著桎梏而繫在市旬試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室屋
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諺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
壞屋之咎見搜神記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寔由高慕施 頓捨貧窮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貴門光景麗 賤業永休寧

志求八解脱 普捨六塵繁 儻遇慈父誨

開我心中經

債負篇第六十五

述意部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為福善薩恒願是以善
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咎植三報之苦
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
是三時隨負一毫拒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
盜之人先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
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恒被他奪斯言有徵
省已為人也

引證部

如法句喻經云管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
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犍牛所舐殺牛主怖
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舐殺
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
買取牛頭貫檐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
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
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
與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
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
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
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

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舐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咒我今窮厄何忍欺舐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牒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爲牛所舐殺者是也於是世尊卽說偈言

惡言罵詈

橋陵憐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慎詞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咎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爲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卽爲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愁愛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是我弟咎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咎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卽語牛曰吾今放汝不

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溪澗卽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麀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爾佛言過去波羅奈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樗蒲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有戲人錢尋索不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爲戲人從我索錢佛言咎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咎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又禪寶藏經云咎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艸浣衣卽自然變作牛皮浣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浣艸變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卽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卽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不知所在

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齋窟中卽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卽遣人就獄檢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爲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卽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卽來下受王懺悔王卽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謫以是因緣一切衆生應護口業莫誣謫他離越答所誣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說誣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爲餓鬼所持卽以咒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卽斷其命又禪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

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衆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爲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啗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啗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教衆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漫亦復啗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餓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起溺欲啗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饑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麤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

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啗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菰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瘦九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任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甯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腳又時牛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臥起去時所愛夫人臥

猶未起著衣卽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卽以灌其腹上腹爛卽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無有腳手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譬喻經云魯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

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令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債之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舐拒

業結恒馳

心無悔債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昂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卞士瑜

隋洛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鷓忽謂伴曰鷓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故傷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窟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怨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管同學行達鄭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

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郡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且夕而恚故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汗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襪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頌數拜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郡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地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答曰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

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才思儁微敏浪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爲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淡恨向輔所譖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衆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爲王講普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疊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

邁之氣味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異也
其見稱如此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
擬貨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
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
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
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
感於行路醜多曰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
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矚尚書右僕射元
慎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埤財里為齊諧里也見洛陽寺

隋揚州下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恪
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皆怒曰
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
牛孕產一黃犢腹有黑文橫絡周而如人腰帶右跨
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
為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
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為臨自說之爾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
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

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
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年矣寒食日持酒
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
肯渡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
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人來頭面
流血形容毀頓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升
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
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
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坐畢何太非理相苦
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
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
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渡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
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啼淚皆流不食水艸兄妹跪
請若是母者願為食艸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
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

收葬焉二驗並出
冥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
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匹乞女數歲之
後母遂終以變作母猪在其家生復產二胎伏生並
已食盡遂便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

一客僧從生乞食卽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爲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旣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時怒曰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卽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卽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卽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林下屠兒遂至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兩匹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唯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卽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己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債旣畢得生壽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貧外縣人絹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蘇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兼爲白我孃努力爲其造像修福朱卽告乞鄉閭得絹

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貌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歎歎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爲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犂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爲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眞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竟投錢物布施右三驗出冥報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獨嘉嘒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旣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爲他炭丁立誓云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卽託炭丁犂牛處胎後生犢子徧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

倍加將錢收贖不與其牛尚在左近村人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

特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

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

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

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

本為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糧食為數索不可供足

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升我今作猪

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從屠兒贖猪屠兒

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猪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

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語屠兒為

解放已校尉更請猪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

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即語校尉言我今已隔世

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

為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

門吾聞某寺有長生猪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

猪言婆若有驗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禿向寺寺

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

懷慙慙即為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

僧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猪語校尉下番辭

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
淚猪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東宮李平轉運并州人
改任懷州下折衝軍

見說
之地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

母先凶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

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

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父母

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遙得

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諮孃欲寫何

經為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

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

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

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

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

有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

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為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

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

不得女報母言已為孃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潢了在

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

打吾春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

經將爲已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復來敦逼待寫了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質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微得少福然凶母不得力陳氏夫劉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校謔

第三紙

十二行特特第十五紙 六行立法南

音釋

垢徒古切 櫛刺羊切編 匍匐匍音蒲匐音蒲累其
切徒古切 滌米汁也 極梧梧姑天切手也 癭癭切頭
瘡音旁 疔音安切 殞殞切 馮視也 頰頰切
也鄭音 痲音安切 疔音安切 馮視也 頰頰切
肺徒譚切 歔歔歔歔悲泣氣咽而氣息也 裝演裝演側
充徒胡切

共部 華大倉王 魏施寶朝北 法苑珠林第七十一卷 吳江比在明

廣州王國英書

江寧石仲松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諍訟篇第六十六

述意部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贖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既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去末即心爲毒主口爲禍器因事成災浴流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祇洹中有兩比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衆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洹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往精舍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亂竟爲是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天阿修

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眾言今日諸天

與阿修羅軍戰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者當生擒毗

摩質多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宮修羅復作是

語當其戰時諸天不如修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

五繫縛將還我宮當其戰時諸天得勝修羅不如諸

天以五繫縛阿修羅將還天宮縛在帝釋斷法殿前

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修羅縛在門側瞋恚

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修羅王身被五縛在門側

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修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言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闕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已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主常行

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學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咎諸天與阿修羅起大鬪戰爾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修羅共爲戰鬪宜好莊嚴請持器仗若諸天勝修羅不如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聞帝釋命依教奉行爾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亦復告諸修羅言若諸天不如卽當生捉帝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修羅七頭會處立置我前諸修羅衆亦受教行當於彼時帝釋得勝卽便生捉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爾時毗摩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修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修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受娛樂甚適我意與此念時卽見自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修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卽還縛之五欲功德忽卽散滅阿修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卽被結縛正憶念時卽便解脫爾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未戰

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爲耳璫處處遊行不爲妨礙爾時羅睺阿修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魔質多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修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忤利諸天興大戰鬪爾時難陀爰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以身遶須彌山周迴七市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毘鍵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修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幡依峯而立爾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黃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爾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赤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爾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万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豎純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爾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

是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遶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穉色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修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阿修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癩痕唯觸因緣故受苦痛又增一阿含經云管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龍衆阿修羅言汝等莫鬪應當修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等爲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又天王三毗樓勒又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若有諍論議 襟意懷真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惟忍能止諍

是法真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已卽從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亾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敷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願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爲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鬪 一鬪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襍寶藏經云管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爲主人典粲麥豆時家有羝羯伺空遂便啗食麥豆升量折損爲主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啗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撻用打羝羯羯亦含怨來舐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舐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狂觸處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盛不及避走卽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羝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辜負

鬪訟未曾休 恥恨相侵奪 覓便報其讐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

二驗引

漢景帝時白頸烏鬪

漢中平年有雀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日黑祥也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群鬪

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日黑烏鬪於國燕王且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鶴鬪於燕宮中烏墮地死五行志以爲楚燕背骨肉蕃臣驕恣而謀不義俱有烏鶴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帥大敗於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顯征去殺厥妖烏散鬪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誠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亾也

右一驗出搜神記也

述意部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臧否之本同出異名禍福殊派故知身口三業無非構禍之因眼耳六情悉爲招豐之首致使謀誦聖凡枉壓良讞橫受三根長辭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由業縱加鳩毒毒不能傷異道

興謀謀不能害徒起誦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妤云修
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
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藥真僞叵辯
庵羅之果生煎難分故如來在世尚不免誦況今是
凡豈逃斯責責是宿殃時來須受此亦已事何得恨
他然虛誦之罪自加塗炭如脣口是弓心慮如絃音
聲如箭長夜空發徒涖身口特須自省緘口慎心也
咒詛部

如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諸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
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
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滴淚者當知皆
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非菩薩假稱菩薩誦真菩
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
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
此誦法之人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
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誦千部大乘爲人解
說獲得四禪以誦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
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
業定墮地獄永不見佛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
無眼報以惡口誦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又賢愚

經云管佛在世時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
尼衆自說往管所造諸惡業行果報告尼衆曰乃往
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息更取小婦夫甚
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狀大婦心妬私自
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唐勤苦聚積何益不如
殺之取鐵針刺兒顙上後遂命終小婦疑是大婦殺
即便語言汝殺我子大婦爾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
卽與咒誓若殺汝子使我世世夫爲她螫所生兒子
水漂狼啗自食子因身現生理父母居家失火而死
作是誓已後時命終緣殺兒故墮於地獄受苦無量
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爲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夫家
產生一子後復懷妊月滿欲產夫婦相將向父母舍
至於中路腹痛遂產夜宿樹下夫時別臥前所咒誓
今悉受之時有毒蛇螫殺其夫婦見夫死卽便悶絕
後乃得蘇至曉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小者抱之
涕泣進路路有一河湫而且廣卽畱大兒著於此岸
先抱小者渡著彼岸還迎大兒兒見母來入水趣母
水卽漂去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之間俄爾沒死
還趣小兒狼來啗訖但見流血狼藉在地母時斷絕
良久乃蘇遂前進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卽向梵志

具陳辛苦梵志憐愍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以不
梵志答言父母眷屬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聞之
懊惱死而復蘇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娶妊身
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暗閉門在內獨坐須臾
婦產夫在門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
執打婦陳產意夫瞋怒尋取兒殺以酥糞之逼婦令
食婦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
走到波羅柰國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
新死日來塚上追戀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
問之遂爲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
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時合婦生理時有群賊來開
其塚賊帥見婦面首端正卽納爲婦經於數旬夫破
他塚爲主所殺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理經於
三日狐狼開塚因而得出自剌責言宿有何罪旬日
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蘇今何所歸得全餘命聞釋
迦佛在祇洹中卽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
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達
知先世殺生之業所作咒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
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管大婦者今我身是雖
得羅漢恒熱鐵針從頂上入足下而出晝夜患此無

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又舊譬喻經云佛在世
時有一大姓常好惠施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
魚名曰魚身父母終以襲持家業寢臥室內人無見
者時有力士向王厨食恒懷饑乏獨牽十六車樵賣
以自給身又常不供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
自惟我力乃爾不如無手足人往到佛所問其所疑
佛言管迦葉佛時魚身與此王共飯佛汝時貧窮助
其驅使魚身所具與王行之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
得俱行若行無異斷我手足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
言者魚身是也時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悟卽作
沙門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
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兀無
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爲難得淡生
愛憎父母怪之因爲立字名曰兀千年漸長大見佛
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耆來鬚髮自落法
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
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此賢
劫中迦葉佛時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爲說
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後於
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爲汝給使

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時尊者那羅達多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還歸本處遙見祇洹赤如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羸劣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殞絕支節解散極為饑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啗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今獲斯報餓鬼答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為汝說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一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久之間便覺有身其大夫人見其有身便生嫉妬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詣其所與彼大婦極共鬪諍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其交死止欲不道苦痛巨言逼切得急而作咒詛若我真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

五百子生已隨啗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佛告那羅達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今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皆捨惡心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法句喻經云瑠璃王受佞臣阿薩陀等奸謀昇殿遂將兵就祇洹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王與夫人夜至王舍城國中道饑餓啗蘆葦根腹脹而發於是瑠璃王拔劍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命未斷問空中自然音樂迎其魂神瑠璃王復由誅釋種佛記及太史記卻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

誹謗大乘法 決定趣惡道 焚燒甚苦痛

業報罪信爾 若從地獄出 復受餘惡報

諸根常缺陋 永不聞法音 設使得聞者

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 還墮於地獄

謗法衆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疑心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

不生於疑 能生疑者

必破諸有

大悲分陀利經偈云

衆生老病死 沉沒愛深海 處在三界獄

衆苦受結縛 飲血毒相害 無始被燒煮
癡盲失善道 不能見正路 生死愚暗重
皆由著邪見 旋迴五道中 譬如車輪轉

誹謗部

如發覺淨心經云時有六十初發心菩薩共到佛所
五體投地禮佛足已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
而作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令我等輩
自清淨心勿復更造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
過去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既出家已住於
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於多聞放逸於頭陀功德
皆悉損減於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姪欲
爲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施主之家嫉妬慳貪
於二法師所親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
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事時二法師所
有衆生心生敬信隨順之者今彼等輩斷諸善根作
諸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二百千歲墮
於阿鼻大地獄中復於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
二萬歲中墮黑繩地獄復於八百千歲墮熱地獄復
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五百世中生盲無目
以業障故所生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

少於威力衆皆捨棄恒被欺凌爲人憎惡毀謗誹謗
常生邊地貧賤之處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爲
他人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厭惡汝等
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
國惡人之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失本
心所作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明還被翳暗汝等於
彼五百歲後一切業障爾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
國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方授汝等阿耨菩提記爾時
六十菩薩既聞此已捫淚恐怖毛豎而作是言我等
從今若生瞋恚過失而更造業障我等今日於世尊
前皆悉懺悔於世尊所立大誓願於一切所不起諸
過爾時世尊讚彼六十菩薩言汝等發覺善作是願
當盡一切業障當得善根清淨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莫於他邊見過失 勿說他人是與非
不著他家淨活命 諸所惡言當棄捨
棄捨衆鬧極遠離 無法比丘勿親近
當修蘭若佛所讚 不著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佛在世時瞻波城中有大長者無有繼
嗣共事六師請求子息於後不久其婦懷妊長者知
已往六師所問言爲男爲女六師答言生必是女長

者愁惱復有知識語長者言先不聞優樓迦葉兄弟爲誰弟子六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從佛又舍利弗目犍連及頻婆娑羅王并諸王夫人末利夫人諸國大長者如須達等如是諸人皆佛弟子如來世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爲佛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爾時長者卽詣我所以事問佛佛言長者汝婦懷妊是男無疑福德無比長者歡喜六師心嫉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與長者汝婦臨月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受之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徧城市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陪復於我不生信心卽便殮殮棺蓋焚之我見此事欲往摧邪六師遙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啗肉耶未得法眼者各懷愧懼而白佛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爾時阿難語諸人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闡諸佛境界佛到長者所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兒母已終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爾時都不見問母命修短但問所懷爲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臺六師見已謂爲幻術長

者見喜呵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爾時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耆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是兒還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衆生壽命不定如水上海衆生若有重業果報火及毒螫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因名樹提又賢愚經云爾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緣六師答言汝相無兒夫婦愁苦往問世尊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長大出家師質聞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因請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明日時到佛與衆僧往詣其家食已還歸路遊一澤泉水清美佛與比丘便往休息時諸比丘各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阿難恐破不欲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教便與獼猴得鉢持至蜜樹盛蜜滿鉢來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淨獼猴卽時拾卻蜂蟲極令淨潔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語著水和調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共飲之皆悉周徧獼猴歡喜騰躍起躡墮大坑中卽便命終魂歸受胎於師質家婦便覺身日月已足生一男兒端正少雙當生之時家內器物自然滿蜜師

質夫婦喜不自勝語諸相師相師占善以初生之日
蜜爲瑞應因名蜜勝兒既年大辭父出家得阿羅漢
果與諸比丘人間遊化若渴乏時擲鉢空中自然滿
蜜衆人共飲感蒙充足阿難白佛有何因緣生獼猴
中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他
沙門跳度渠水而作是言彼人飄疾似獼猴沙門
語云我證四果悉辦年少聞已衣毛皆豎五體投地
求哀懺悔由悔過故不墮地獄由形昔羅漢故五百
世中恒作獼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沐浴
清化得盡諸苦

避譏部

如薩婆多論云瞿曇彌比丘尼是佛姨母來見佛時
禮已不坐爲女人敬難情多是故不坐又不廣爲尼
說法故不坐又爲止誹謗故不坐若坐聽法外道當
言瞿曇沙門在王宮時與諸姝女共在一處而今出
家與本無異欲滅如是諸譏毀故是以不坐又女人
鄙陋多致譏疑是以不坐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校諺

第二紙

三十行卷下第九紙三行也下北藏無京

第十紙

五行責責南

音釋

黻

黻於代切黻律戴

黻音盤夷俞

黻黻奕主

黻

兵部主事太倉王士驥施贊刻此

黻有庚曰黻

黻切責也

黻

法苑珠林第七十二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黻

州王國英書

盛陵吳宗還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誄諒篇第六十七之二

宿障部

又大乘方便經云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乞食見眾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牀坐阿難說是語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眾尊王菩薩於大眾中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犯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問於世尊云何罪法云何非法爾時阿難憂愁向佛悔過如是大龍我說犯罪我求其過世尊我今悔過唯願聽許佛告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阿難汝諸聲聞人於障處行寂滅定無有留難斷一切結菩薩成就一切智心雖在宮中姝女共相娛樂不起魔事及諸留難而得菩提佛告阿難彼女人者當於過去五百世中為眾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見生愛著繫縛不捨若眾尊王菩薩能與我共一牀坐者我當令發阿耨菩提心爾時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念即入其舍尋時思惟如是法門若內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心執女人手共一牀坐即於座上而說偈

言

如來不讚歎 凡夫所行欲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即從座起向眾尊王菩薩接足敬禮說是偈言

我不貪愛欲 貪欲佛所呵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說是偈已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悔過發菩提心願欲利益一切眾生爾時世尊記彼女人於此命終得轉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世得成爲佛號無垢煩惱善男子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時有梵志名曰樹提於四十二億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梵志過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見一女人彼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即起欲心尋趣梵志以手執之即時躡地爾時梵志告女人曰姊何所求女人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行欲女曰若不從我我爾當死爾時梵志如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時我於四十二億歲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毀壞彼時梵志強自頓挫得離七步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犯戒墮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我今不

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是女以我致死爾時梵志還至女所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恣汝所欲爾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爲家室過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卽還具四無量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爾時梵志卽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我於爾時爲彼女欲暫起悲心卽得超越十百千劫生死之苦又慧上菩薩經云管拘樓秦佛時有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闍居國界山窟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入比丘窟雨晴出去時五仙人見之各各言曰比丘姦穢無垢聞之卽自躡身在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見之飛處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捺欲塵者則不得飛便五體投地伏首謀橫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人墮大地獄時無垢比丘今慈氏菩薩是也

別引十緣

孫陀利誦佛緣

奢彌跋誦佛緣

佛患頭痛緣

佛患骨節煩疼緣

佛患背痛緣

佛被木槍刺腳緣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舞杆誦佛緣

佛食馬麥緣

佛經苦行緣

孫陀利誦佛緣第一

興起行經云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舍利弗自從華座起立整服偏露右臂右膝跪坐向佛又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比衆惡滅盡諸善普備一切衆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緣願佛自說使天人解以何因緣被孫陀利誦以何因緣被奢彌跋提誦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頭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背痛以何因緣被木槍刺腳以何因緣被調達破指出血以何因緣被多舌女人舞杆大衆來相誹誦以何因緣於毗蘭邑與五百比丘食其馬麥以何因緣在鬱祕地苦行六年佛語舍利弗還復華座吾當爲汝說先因緣舍利弗卽還復坐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踊躍歡喜卽爲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雨栴檀

末香周徧無數諸天八部皆來詣佛作禮而立佛告舍利弗往管過去波羅柰城有博戲人名曰淨眼時有姪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時淨眼語鹿相曰當詣園中共相娛樂女曰可爾鹿相便歸莊嚴衣服即共嚴駕至園娛樂經於日夜淨眼貪心當殺此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爲去其不遠伺乞食後埋其廬中持衣而去誰知我處念已殺埋平地如故乘車而去從餘門入城爾時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王召群臣徧城求之不得往到園廬搜索得屍諸臣語無爲曰已行不淨胡爲復殺辟支默然不答如此至三不答辟支便手腳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衆臣便反縛辟支考打問辭樹神現半身語衆臣曰汝莫考打此人衆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非諸臣雖聞不肯聽用持詣王所王聞瞋恚勅諸臣等急縛驢馱打鼓徧巡出城南門將至樹下計牟針之貫著竿頭極弓射之若不死者便破其頭諸臣受教國人皆怪或信不信衆人悲傷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衆人言盜視逐行見已念言此道人枉死念已走起大衆並喚上官莫因殺此人是我殺耳願放道人縛

我罪治諸官皆驚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便縛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枉困道人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將來世受此重殃如是至三辟支不答辟支佛念不宜更復重入波羅柰城乞食我宜衆前取減度耳便於衆前踊昇虚空於中往反坐臥住立作十八變一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二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三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四或左脇出火右脇出煙五腹前出煙背上出火六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七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八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九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十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十一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十二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十三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十四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十五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十六或舉身出煙十七或舉身出火十八或舉身出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衆皆悲啼泣或有懺悔或有作禮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於偷婆諸官即將淨眼詣王手腳復以著土王忿依前殺之佛語舍利弗爾時淨眼者則我身是其鹿相女者今孫陁利是爾時梵達王者今執杖釋種是我於爾時由殺鹿

相枉困辟支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泥犁無數千歲墮在畜生無數千歲墮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作佛故獲此誦

奢彌跋誦佛緣第二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所造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婦名淨音容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以梵天爲檀越其婦淨音供養延如四事無乏有一辟支佛名曰受學往到城內乞食偶至梵天門淨音見辟支佛衣服齊整行步徐審心甚歡喜卽請供養自今已去常受我請卽以美食滿鉢與之辟支受已升空七反迴旋飛還時城內人見此神足舉國歡喜供養無厭淨音供養辟支日進侍延如達遂薄延如便與嫉妬誹謗之言此道人實無才德作不淨行遂告五百弟子曰此道人犯戒無精進行諸童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人無有淨行與淨音交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穢聲耶聲經七年乃斷於後辟支現十八變取於滅度衆人乃知延如虛誦辟支佛佛語舍利弗爾時延如達者則我身是爾時梵天者今

優填王是爾時淨音者今奢彌跋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因供養故便生嫉妬共汝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共入地獄鑊湯煎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誹也

佛患頭痛緣第三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時世穀貴饑饉困苦人皆拾取白骨打煮飲汁掘百艸根以續微命用一升金買一升穀爾時羅閱祇城有大村數百家名曰吠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吠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捕魚食之捕魚著岸在陸而跳我於爾時爲小兒年適四歲見跳而喜時池中有兩種魚一名髮一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見殺我後世當報佛語舍利弗爾時吠越村人男女大小者今迦羅越國諸釋種是爾時小兒者則我身是爾時髮魚者毗樓勒王是爾時多舌魚者今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爾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今雖得佛由是殘緣故被毗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佛語舍利弗我初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斗鉢盛滿冷水

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技額上汗滴入水中水即尋消猶如自然終日亦如炊空大釜投一滴水水即焦然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湧出亞岸一由延至百由延鎮我頭痛熱者爾當消盡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有一長者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眾病長者子呼醫子曰爲我治病得愈吾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長者病既差已後不報功長者於後復病治差至三不報後復得病續喚治之醫子念曰前已三治三差而不見報見欺如此我今治此當令大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便致無常佛語舍利弗爾時醫子者則我身是爾時病子者今調達是我爾時與此非藥致令無常以是因緣於數千歲受地獄苦及畜生餓鬼之苦由是殘緣今雖得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也

佛患背痛緣第五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時大節日聚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刹帝利種一姓婆羅門種時共相撲婆羅門語刹帝利曰卿莫撲

我我當大與卿錢寶刹帝利便不盡力令其屈伏二人俱得皆受王賞於時婆羅門竟不報刹帝利到後節日復來相撲還復相求如前相許刹帝利復饒不撲得賞如上如是至三不報後節復會婆羅門重語刹帝利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刹帝利念此人比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我今日當使其消殄乃笑語曰卿誑我滿三今不用卿物便右手捺項左手捉跨腰兩足蹙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擊之三旋使衆人見然後撲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佛語舍利弗爾時刹帝利者則我身是婆羅門者提婆達多是我於爾時以貪恚故撲殺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經數千歲今雖成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春痛之患也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徧至見此里有破剛木一片木長尺二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用當受之衆人聞見皆共聚觀大衆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之報使衆人見信解殃對

不敢造惡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刃木槍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四刃乃至七刃槍亦隨上七刃世尊復上高一多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乃至上由延槍亦隨之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廣縱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二由延溪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其燄上立槍亦過燄至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上至四天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捨奄然槍逐不置爾時世尊與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展轉還至羅閱城所過諸天皆為說宿緣法槍亦隨從上下至羅閱城佛亦為羅閱祇人說宿緣法佛與比丘僧出羅閱城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眾人汝等欲何所至眾人答曰欲隨如來看此因緣佛語眾人各自還歸如來自知時節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眾人還佛語阿難若眾人見我償此

緣者皆當盟死墮地阿難便默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已房勅諸比丘各自還房阿難問佛我當云何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繫繫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跌上下入徹過入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當爾之時地為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其槍必刺佛腳足也佛被槍已苦痛酸疼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腳刺槍瘡便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鳴佛腳足啼泣墮淚佛以是腳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為木所害佛語阿難且止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佛語阿難漸有降損舍利弗及諸比丘來禮佛問答亦復如是佛語比丘且止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此對非父非母所作亦非天王沙門等作自造自受諸漏已盡得神通者各自默然惟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亾

時耆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爲木槍刺腳從床悶死墮地良久乃蘇舉宮驚怖王起啼泣勅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教即便嚴駕上車出城城內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佛右脇側臥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按口鳴世尊瘡痛寧有損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爲木槍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爲緣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此宿對所壞卽說頌曰

世人所爲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愚駭不學問未識真道者戲笑輕罪復當號泣不可以戲作罪後受大殃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咒治必令時瘡耆婆曰諾耆婆卽便禮佛洗足安藥後續止痛耆婆出百千價氈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鳴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衆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卽起禮佛於一面住佛於是爲王一切衆會說四諦法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天展轉相告皆來

慰佛說偈讚已禮佛而去佛語舍利弗往咎無數阿僧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柰國各合資財嚴船度海乘風徑往卽至寶渚渚上豐饒衣被飲食及妙姝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語衆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衆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便於空中語衆賈曰此間雖有財寶姝女衣食不足久住卻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女欲使沒盡諫之不去前天所說水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可信說已化去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住不去第二薩薄懼水不住卻後七日如前天言水滿其地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部衆卽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嚴船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鉞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以銳牟刺第一薩薄腳徹過卽使命終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衆五百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衆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天女者則今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者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弟子是佛語舍利弗我往咎作薩薄貪財分死度海與彼爭船以

銳牟刺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墮畜
生中爲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蹈鐵針上今雖
得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爲木槍所刺又大乘方
便經云管舍衛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彼二
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爲作親友而
至其舍奪其命根不向人說彼時四十人以佛神力
故共至佛所如來爾時爲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衆
中告大目犍連言今此大地出佉達羅刺欲刺吾左
足未至足之間此佉達羅刺卽從地出長一肘當出
之時目連白佛言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
告目連非汝所能此刺在地汝不能拔爾時目連以
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一
切世界隨刺而舉而不能動乃至一毛爾時世尊以
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刺亦隨佛去如是展轉乃至
梵天亦復如是爾時如來從梵天還至閻浮提本所
坐處刺亦逐還至此地中豎向如來爾時如來卽以
右手捉刺左手安地右腳踏之爾時三千大千世界
皆大震動時尊者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
管作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海
中持釵刺人斷其命根以此因緣得如此報善男子

我說是業緣已彼二十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
惟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受此
報是二十人卽從座起頭面禮佛作如是言我等所
興惡念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日向佛悔
過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敢覆
藏時二十人卽得正解及四萬人亦得正解是故如
來示佉達羅刺刺足是名如來方便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時於羅閱城
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產業備足子名須
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摩提異母弟名修耶舍摩
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耶舍財分唯當殺之乃
得不與摩提語耶舍云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論說
去來耶舍曰可爾摩提卽執弟手上山將至絕高便
推崖底以石埒之便命絕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長
者須檀者則今父王眞淨是也爾時子須摩提者則
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提婆達多是佛語舍利弗
我於爾時以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
燒煮爲鐵山所埒爾時殘緣今雖得佛不能免此宿
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爲提婆達舉崖石長六丈廣

三丈以擲佛頭山神名金埤羅以手接石石邊小片
逆墮中佛脚大姆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舞杆誘佛緣第八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咎阿僧祇劫前有佛名
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名無勝一種名常歡無
勝比丘得六神通常歡比丘結使未除爾時波羅柰
城有長者名大愛資財無極婦名善多端正無比兩
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為檀越善多婦者供養無勝比
丘四事無之常歡微薄因此妬嫉橫生誹謗言無勝
比丘與善多交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
佛語舍利弗爾時常歡比丘者則我身是善多婦者
今婆羅門女名旃沙是我於爾時無故誹謗無勝羅
漢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地獄受其苦痛今雖得
佛以餘殃故為多舌童女舞杆起腹來至我前曰沙
門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為汝今日獨自歡樂
不知我苦汝先共我交通使我有身今當臨月事須
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爾時眾會皆低頭默然時
釋提桓因侍後執扇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嚙
於杆舞忽然落地爾時四部弟子及六師從眾見杆
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罵曰汝死

亦吹罪物何能與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真此地
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耶諸眾各說是時地即劈
裂火燄踊出便墮中徑至阿鼻大泥犁中大眾見女
現身墮泥犁中阿闍世王便大驚恐衣毛為豎即起
又手長跪白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佛答大王此女
所墮名阿鼻泥犁闍王復問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
妄語何因便墮阿鼻耶佛語闍王我所說緣法有上
中下身口意行闍王復問何者為重何者為中何者
為下佛語闍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王復
問佛佛答王曰身行麤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二
事者世間聞見意行發念無見聞者此是內事眾行
為意釘所繫縛如人欲行身三殺盜淫欲發口之四
過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先心計校然後施行是故繫
於意釘不在身口也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揚慙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慙於意 然後恥身口

此二不離身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啼泣悲感佛問王曰何為
啼耶王答佛曰為眾生無智不解三事恒有折減是
故悲耳此眾生等但為身口為大不知意為深奧如

人殺生偷盜姪泆天下盡見口行四事天下所聞意
 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衆生以眼見耳聞
 爲大今佛說乃知心意爲大身口爲小以是故身口
 二事繫於意釘如多舌女欲誦毀佛先心思念當以
 繫杆起腹在大衆中說是誦事故知意大身口小也
 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
 小事說是法時八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
 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舍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
 道八萬天人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
 十萬鬼神受三自歸又生經云爾時世尊與千二百

五十人俱入舍衛城欲詣波斯匿王宮受請時有比
 丘尼名曰暴志以盂繫腹佯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
 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
 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爲一切
 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
 獨步三界無能逮者喻如虛空不可汙染佛心過彼
 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旣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譏如來
 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
 尋時來下化作一鼠嚙繫盂繩盂卽墮地衆會觀之
 曠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違業

爲佛弟子旣不能盡欲反懷妬結讎大聖乎卽勅極
 地爲坑淡欲倒埋時佛解喻勿得爾也吾宿罪非獨
 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數多
 圓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有一男子遷益倍價獨得
 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看復不肯與心盛
 遂怒汝毀辱我枉在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
 所及佛告王等爾時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人者
 則暴志尼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讎佛說如
 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音釋

捨七手切 杆雲俱切 脇虛業切 岐指移切 髻夫音切 技無切
 也額五華切 釜扶南切 劇奇通切 撲獨勇切 捺切奴
 切手跨若瓦切 甃七六切 挫摧切 愕五各切
 按也腹開也 甃甃也 挫挫也 愕愕也 捺捺也
 製製也 積積也 拇拇也 嚙嚙也 劈劈也 洗洗也
 切錢積才果切 拇莫厚切 嚙五巧切 劈匹亦切 洗合
 也切錢積才果切 拇莫厚切 嚙五巧切 劈匹亦切 洗合
 放也切錢積才果切 拇莫厚切 嚙五巧切 劈匹亦切 洗合
 大倉居士吳雲群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三卷 吳江此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澤水端學堯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